

血淚的
控訴

山東農民痛苦和要

血淚的控訴

編輯者 王 耕 今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冊定價三元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再版。 2000。 佳。

血淚的控訴

目錄

前記	編者 (一)
一封血淚的信	榴璉 (三)
「山大王」的罪行	孟光 (一三)
長新橋農民的控訴	金星魯 (二六)
王家樓的封建剝削	黎明 (三四)
千古奇冤	(三七)
泗河邊人民的怨恨	立言 (四二)
謙益堂地主打佃戶「清工」的故事	馬英 (四七)
魯南高利盤剝的幾種形式	(五〇)
黑龍村佃戶的控訴	(五三)
渤海地主收租剝削的方法種種	王非 (五七)

- 雪濟十年的怨屈……………建 羣（六二）
 反對惡霸「段大德」……………宋文彬（七〇）
 蛟龍區人民控訴胡伯衡……………（七四）
 即東大官莊羣衆抗擊漢奸保衛減租勝利……………邢化民（七九）

前記

山東是個比較古老的地方，尤其是南部地區，封建剝削更爲殘酷，人民生活更爲困苦。這裏土地雖不十分集中，地租負担就其表面形式來看似乎也不特別苛重；但是地租以外各種額外負担，如份子糧、乾撥工、白帶地，以至大抹頭等，却像一條條沉重的鐵鍊一樣壓在農民們的頸上，使他們一年年，一代代地痛苦呻吟永遠無法翻身。直到最近幾年，他們才在共產黨的領導和八路軍的保護下，抬起頭來，要求解放。

這本小冊子所收集的十幾篇通訊，都是山東農民血和淚的控訴。這裏所敘述的封建地主們的殘暴壓榨，要不是親歷其境，幾乎無法想像。我們讀了以後，一定會感到驚奇，一定會感到憤怒，它使我們親切體驗山東農民們的沉痛生活，它使我們充分認識減租、減息，扶助農民抬頭翻身，實在是中國革命事業中的一個急切問題。

如果還有人認爲中國的土地問題並不嚴重，人民並不急切要求減租、減息和進行反封建的鬭爭，希望讀了這些血淚控訴以後，能夠得到一種新的認識。有些人看到農民在反封建鬭爭中的遏止不住的憤怒，和忍不住的某些報復行爲，便驚惶萬狀，認爲「過火」，然而比起這本書裏所敘述的封建地主們的種種殘暴行爲來，不是已經太溫和了麼？

幾千年的封建壓榨使中國農民愚昧、怯懦，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敢輕易去同封建勢力鬭爭。可

是農民一旦發動起來，他們回想許多年的痛苦生活，他們要求清算這些舊賬，必然會對地主採取報復態度。我們必須善於體察農民的悲憤心情，從訴苦伸冤中去發動羣衆，並在羣衆鬭爭中間引導他們掌握政策，鞏固團結。這本小冊子對體察農民的痛苦和要求，無疑是有巨大幫助的。

編者

一封血淚的信

榴 璉

編輯先生：

有了共產黨，咱們窮人才算翻了身，窮人也能挺起腰來說話了。想起從前的日子，真是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訴，受地主的那些欺負剝削，簡直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現在我把大地主從前如何壓迫窮人的情形寫一點，讓大家好了解了解，窮人爲什麼受苦受罪。希望編輯先生給登在報上，不通的地方多加修改。

一、當官爲宦起家

過去是『有錢的就能當官，當官的就能有錢。』大店地主祖祖輩輩都當官，大者如山西巡按，湖南湖北道，此外大同、××兩個知府，八個縣知事，十二頂轎出來進去，極盛一時。功名上，有秀才十五個，進士四個，拔貢兩個，舉人五個，翰林一個。

作官當中，不顧人民死活，大量剝削民脂民膏，知松堂和雙柳堂就這樣各有一百二十頃地，那位道台因督修河道，貪污過多，羣情激憤，皇帝都覺得過意不去，下道聖旨給斬了。大店地主大量的集中了土地，不知多少人都因此失掉了土地。

大店地主除主要經營土地外，又兼做買賣，當初大店十三個煙筒冒煙，打油、造酒。於是大批的佃戶被驅使着給地主日夜打油、造酒，推糧食、推酒，無代價的被奴役着。用一頭牛的佃戶，往往每年要出一個或兩個長人跟地主做工，甚至連飯都自己帶去，地主做買賣發了財，佃戶却被喝乾了血汗。

二、殘酷的剝削掠奪

這是大店地主最主要的剝削辦法，也是大家所最痛恨的。

第一、放高利貸。一般說分兩種：一是利漲準折，一是開當舖。

(甲) 利漲準折——地主利用天災人禍，窮人缺吃少穿，即派出大批掌櫃的，提着一個錢口袋，一個圖章，一個算盤，一些紙張，到道口十字路口上或大店街上到處放錢，因為是地主自己出的紙票，十吊只能當八吊，窮人就吃虧兩吊，四分利，先坐利，指地作保，十個月或半年還不上即將土地準去。利高，期短，利翻利，先坐利，加以天災人禍，窮人（地主也知道）是無法還上賬的。就這樣，農民的田地房屋跑到地主手裏去了。

大店地主『按莊子』就是用這個辦法。地主看到那裏土地好，先派掌櫃的提着口袋到那莊子去置下一所宅子，一個場，然後便利用窮人沒吃沒穿放高利貸，或者開賭局，鼓動羣衆借錢，到期不還，土地房屋準過來，掌櫃的就招佃戶給種地，再剝削佃戶。這樣地主就算是『按上莊子』了。據說王家莊子五十年前，大店地主未去按莊子，全莊農民有地千多畝，現在只餘二百來畝，其餘的土地早跑到

地主手裏去了。

如王莊子王貴香，民國二十八年吃松柏堂一斗糝子（值三吊），三塊果子餅（六百錢），另外還借了四十吊錢，四分利，拉了兩年飢荒還不上了，地主就把作保的四畝半地硬逼準去（地值一三五吊）。王貴香一家大小只好拉着扒棍去要飯。

（乙）開當舖——貧苦不堪的農民，遇有天災人禍即沒飯吃，紅白大事更沒錢用，只好把家裏稍微值錢的東西像衣服、被子、蚊帳、首飾，甚至送老壽衣、嫁妝、鋤、耙、犁、鍋，都拿去當錢，地主就趁火打劫，值十元的東西至多當兩元，而且先坐利，四分利，一個月期限，過期死了就不許贖。有時地主故意把當舖牆挖個洞，說是遭了搶，就這樣變相的把農民的財物搶去了。

許多人都管大店叫『大墊』，叫『墊上』，『什麼東西都墊進去了！』這真是真情實話。

第二、地租額外剝削。

大店地租都是對半分租，此外附以嚴重的額外剝削，如：（甲）雙出種——使地主種子，一斗還二斗。（乙）折半價——佃戶種地，地主買牛，每年秋收折價坐糧，糧食剩的多就多折，剩的少就少折，總折不完，佃戶也算不清這個賬。如莊會西折半價每年三斗，折了八年，至今還欠很多錢沒折完。（丙）白帶地——佃戶租種地主地畝外，地主又拿出十畝或二十畝地讓佃戶帶種，不分糧也不給工錢，佃戶怕得罪地主，不敢不帶。（丁）送禮——每年臘月二十三，佃戶都得給地主送禮，規矩是豬肉、雞、鯉魚、三把席帚、三把飯帚、一領蓆、一個箔，此外地主家有甚麼大事還得送禮，羣衆甚感其苦，每年秋收，七折八扣，佃戶所得寥寥無幾。

第三、吃分子糧，這是地主更明目張胆的對農民的毒辣剝削，地主的規矩是使一頓半的佃戶，每

年吃分子糧攤派數是一担糶子，四斗麥子，四斗黃豆，三斗高粱，三斗穀子，春吃一斗，秋邊四斗（有的三斗），不吃不行，給你一担，不敢吃九斗，秋天收場，佃戶光拿分子糧就不够，不到年就沒的吃了，只好跑到地主門上再去借分子糧，這樣佃戶就被還不完，吃不完分子糧永遠束縛爲地主的牛馬。不但佃戶一年辛苦所得全被地主弄去，而且佃戶原有的地和房子也都墊進去。如老佃戶王順，給地主幹了六輩子，不但連一整片布沒落下，連自己原有三十畝地一所房子也都墊給地主了（前些日子還發現四年前吃分子糧到現在還不清賬的事情）。

爲了這事，佃戶也曾提出取消分子糧或少吃一些的要求，地主的回答是：『你不吃，他不吃，讓我的糧食都爛了嗎？』這就是地主合法掠奪農民的『理由』！

第四、無限度的勞役剝削。地主隨便剝削佃戶的勞動力，叫做『撥工』。撥工種類可分爲：

（一）接送親戚撥工：大店地主親戚多而路遠，多在李家宅子，劉家店子，費縣等地，如地主再有幾個姑娘年年走娘家，一去七八天，那就苦死了佃戶。（二）年節送禮撥工：每年三節，五月節、八月節、過年及紅白大事，加上地主間的一來一往，佃戶就得推車子，跑來跑去。（三）推地主太太、小姐拜年撥工：遠路拜年坐車，就是一個門到另一個門也得坐車，從初一起，大批佃戶集中大店，準備推地主坐車拜年用，一個正月是閑不住的。（四）托坯塊撥工：李彩剛托完坯塊，來了大雨，地主不但不借席用，反說：『坯塊毀三遍，比磚還硬』。（五）唱戲搭台撥工：地主不農忙不唱戲，每年春秋兩季正在農忙時，撥佃戶搭台唱戲。因這時農忙，別人不得閑，地主看戲清快。（六）佃戶老婆給地主家洗衣服，烙箭餅，看孩子撥工。此外看門、澆花、挑水、送給養、出快，都要撥工。有的佃戶替地主送南軍撥工，一去百多里，有的連人帶車都回不來。有的推地主一家大小衣物財寶逃難，甚至小

叭狗也要推着，丟下自己家裏老婆孩子不管，家裏莊稼得雇短工鋤割，一去八九個月，一二年。

以上撥工都是無代價的勞役剝削，有的甚至連飯也不管，有的爲了欺騙佃戶，如推地主逃難，答應每天一升糝子，但回到家裏就不給了，誰敢去要呢？

地主每年撥工平均二三百，遇有逃難就更多了，如居業堂，逃難撥工八輛車子，抗戰後光推地主逃難，送兵，挖炭窯，修據點即有四五萬工。這樣超經濟的額外剝削，使佃戶失掉自由，大大降低生產的自由及積極性，很難維持最低限度生活；很明顯的，地主的優裕享樂生活，是建築在農民的血淚上的！

第五、鎖門，大抹頭。佃戶種地主地，就得受地主的氣，地主一不如意，即將佃戶家貼上封條，鎖了門，傢具耕牛和長好的莊稼全部沒收。佃戶只好背着鍋，領着老婆孩子空手要飯，流落他鄉，佃戶痛感其苦，稱之爲『大抹頭』。

如，淵子崖張振忠是六輩子老佃戶，當初還有二十多畝地，五間房，幾輩子給地主拼命幹的結果，不但沒積蓄下什麼，連自己二十畝地五間房子也墊給地主清怨堂了。他種了一一五畝地，那年當大麥黃了梢，小麥秀了穗，春田鋤了二遍的時候，因傳染病，連死三個小孩，全家大哭，地主六老爺來罵了一頓。佃戶說：『死了人還不許哭嗎？』第二天地主即藉口鎖門，張振忠聽說，從地裏跑來，給地主跪着哀求，無效，得鄰舍幫忙，從屋裏把一些東西搶到院裏，來不及拾完，封條就貼上了，門鎖上了，犂，耙，二條大牛，五十八畝麥子，五十七畝春田都沒收了，張振忠只好領着一家大小哭着走了，要飯打短工到今天。

又如，魏仁成種景德堂五畝菜園，民國二十二年，有一天魏仁成早起拾糞，因路窄，糞叉剮了

牆，地主出來大罵：『狗日的，攪了老太太的夢！』把佃戶打得鼻破血流，第二天五畝菜園，一百多畦子菠菜，五十多溝葱，一千多棵大白菜，被『抹』了『頭』。魏仁成一無所有，只好出外流浪去了。

又如，斗山區相河沿王才，種正心堂八十畝地，民國十年王才兒子死了，地主要抽地。王才哀求說：『我兒子死了，也就誤不了你的地呀！』第二天被鎖了門，抹去一車，一犂，一牛，還有麥子四十畝。幾輩子給地主幹活的老王才，就在臘月二十四，下着大雪，領着小兒哭着悲慘的走了。到家小兒凍死，老兩口六十多歲了，一直過着要飯的生活。

這就是『大抹頭』，這就是地主殺人不見血的抹了佃戶的頭，這就是地主更直接，更明目張胆的對佃戶的威脅與鎮壓，佃戶的財權和佃權是無從談起的，在經濟上，政治上，觀念上不給佃戶一點獨立自由或上昇的機會，輩輩世世給地主當牛馬。

以上的種種剝削，像幾條毒蛇纏在農民身上，吸盡農民血汗，佃戶悲慟的形容自己的生活：『跟着驢駒吃飯』（只能在打場時偷點糧食吃幾天飽飯）。『糊塗、煎餅、小豆沫三樣都吃不到一塊』，光吃樹葉子，野菜，春天吃腫了臉，冬天都穿不上棉褲棉襖，孩子蹲在炕上，一條褲子替換着出門。就是這樣的生活，佃戶還說：『飯鍋支在腳面上，一邁步就完了』。佃戶窮到大部娶不起老婆，光棍子多，一個莊十家佃戶，二十多個光棍子，韓老佃戶領着五個兒給地主幹了一輩子，弄得斷子絕孫，大兒都五十多歲了，二兒四十多歲了，小兒正當年又累傷了，韓老頭悲痛的說：『這兩年人口才算旺了，可是八路軍來晚了！』

這裏，總可以看出，爲什麼地主不事勞動，反而土地財產集中這麼多這麼快，而整年整輩子幹活的農民，反而吃不飽穿不暖，要飯逃荒，甚至娶不起老婆斷子絕孫的真相。

三、野蠻的統治鎮壓

大店地主爲了使農民老老實實被奴役被剝削，他們想出了一套統治鎮壓羣衆的辦法。

第一、運用大批掌櫃的統治羣衆。每頓牛，地主養兩個掌櫃的，雙榴堂。初卽有二百個掌櫃的，有內掌櫃的，外掌櫃的和總掌櫃的分散到地主莊子上去，統治佃戶，他們是地主的爪牙，專門壓迫佃戶，到莊子上佃戶得好好招待他，管他叫爺。

第二、勾結舊官府。從前每個縣官上任都得先來大店拜訪，不見大吉。子，不敢問大店案子，卽使判了案，大店小條一到，馬上翻案，『莒州官是大店的』，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事。羣衆給莒州官朱仁秀作了首詩：『莒州坐下朱仁秀，他跟堂號一把連，每莊要下兩元錢，聚草存糧養兵權』。

第三、養團練。地主組織武裝六十人，每堂號出人槍各一，團正爲大地主掌握，誰反抗地主，誰不服從奴役，就押起誰，農民最怕團練的二指小條，最恨團練的搶劫勒索，這是地主鎮壓羣衆的武裝。後來團練取消，地主又組織『青年隊』，農民稱之爲『少爺隊』，都是地主的子弟參加，掌握槍桿子，同樣是爲了鎮壓羣衆。

第四、私設公役。大店地主私設兩個公役，紅黑棍擺兩旁，牆上掛着葫蘆鞭子，手銬腳鍊，這裏經常押的是：餓得快死，偷了地主麥子的小孩；是賣房子、衣服、甚至狗，仍然還不上地主欠眼的窮漢；是不知事的十四歲小孩偷扒了地主洋溝；是給地主做斜了門的老木匠；是看花園而瞎了筆架的沈老頭；是地主欠錢不還，大胆來要錢的佃戶；是看見五柳堂打一個偷麥子女人，打得太重，小聲

說了幾句不平話的莊子與的老婆。是打死地主鷹的老漢……。

公役裏可以隨便非刑拷打，可以隨便趁機罰錢，這是鎮壓與掠奪羣衆一舉兩得的好辦法。爲了使羣衆迅速接受地主任何苛刻的條件，地主更豢養一羣流氓，誰押到公役裏，這羣流氓就去吃飯，頭一天四個人，第二天十個人，頭天吃白麵，第二天還扛去半個豬，李家莊子李祥欠地主四十吊錢，四分子，上不上，押了幾天公役。就這麼一吃長到百十吊了，馬上托人贖了所有財產，才算逃出虎口。

至於地主打人罵人，那更是家常便飯了，人格上是極度不平等的。如管地主叫老爺、太太、姑娘，而地主家的三歲小孩子也叫佃戶小名，甚至五六十歲了，也叫小名。過年佃戶去拜年，從老爺到堂號裏老挑水的、老辦飯的，從活人到死人牌位，都要挨着磕到，佃戶在地主面前是沒一點地位的。

第五、豎蠻的政治鎮壓——『出鷹殮』。

地主鎮壓羣衆的辦法毒辣極了，藉口打死鷹，小題大作，來壓壓羣衆，地主中和堂，沒事亂放鷹，放到王家莊時，魏老頭是個窮漢，見鷹來抓他鷄，一鏢打死了鷹，地主趕到，把老魏頭捆起吊打，兩個老人一邊跪一個苦苦哀求：『要錢賠錢，要鷹賠鷹。』後來押入公役，兩個老人邊追邊喊：『俺就這一個兒，饒了他吧！』手銬腳鍊押了幾天，託了好多人說情，『敢打死我的鷹，簡直是造反了！』地主不要錢，非要魏老頭給鷹出殮不可。地主有計劃的宣傳出去，不幾天，幾十里地都知道王家莊子要出鷹殮，魏老頭賣了地，賣了小樹，出殮那天，人到的很多，鷹裝在特製的棺材裏，吹鼓手細打細吹，紙鷄紙兔高高舉着，硬要埋在天井裏邊，經人苦求才埋到場前。魏老頭穿白衣送鷹入殮，鞭炮齊響，中和堂地主坐轎來看。魏老頭母親不到一個月氣死了，魏老頭全家逃走要飯四五年。

四、荒淫無度的寄生生活

地主不事生產，專靠剝削窮人，過着養尊處優寄生蟲的生活。過去地主的每日生活是吃、睡、聽唱、玩狗弄鷹、寫、畫、看詩書、打人、打牌、玩女人，不但人吃的好，狗和鷹都吃肉呢！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地主還吃大煙、白面、紅丸，清合堂六十頃地都抽光了，連房子磚瓦都賣了還抽，地主賭起錢來大多整夜不睡覺，尤以居業堂拿黑夜當白天，一夜點二十斤洋油打牌吸煙。大店集上地主設賭桌子百多張。地主用人一大堆，廚子、買辦、澆花的、丫頭十七八歲的好幾個，熱天給老爺搥扇子，冬天生火爐。何大娘的兩個姪女兩個孫女都被地主弄去當丫頭，每人無代價的幹了六年，地主還私自作主將兩個丫頭送給旁人。地主大都有姨太太，現在還有有四個太太的。嫖女人，隨便玩弄女人是大店地主很平常的事。

如果說窮人在風吹頭，雨打臉，整天整年的勞碌，反而吃野菜、吃樹皮，反而吃野菜、吃樹皮，是多麼不合理的事啊！

五、時代發展了

大地主搖身一變

辛亥革命和北伐的影響，羣衆波動了，給了大店地主以莫大震撼。地主店地主以莫大震撼。地主

法鎗壓羣衆，莊伴梅（四老爺）自己當了農民協會的會長，掛起國民黨旗，不少投機的參加國民黨，勾結官府。

大店地主也知道舊的一套吃不開了，於是興辦小學，派子弟到外學習，迎合時代，學習新知識，以鞏固地主統治。計中學生四十餘人，大學生十餘人，留洋生德、美、法各一人，日本五人。舊統治加上新形式，羣衆吓得更不敢動了。革命浪潮及南方的農民運動，多少波及大店，地主聰明的偷偷的改吃分子糧爲雙出種了。

上面就是地主剝削壓迫窮人的一些情形。共產黨提出減租減息以後，有的地主是想盡辦法來破壞的，但是咱們窮人今天能說話了，大家一條心，就不怕地主搗鬼。減租減息以後，窮人總算放下了千斤重担，翻身了。關於有些地主破壞減租的辦法，我想以後再寫，就此擱筆。（大眾日報）

「山大王」的罪行

孟光

編輯同志：

日前我讀到『一封血淚的信』後，瞭解了大店地主的殘暴，不禁令人淚下，也令人髮指！我們這裏甄家溝『山大王』的罪行，也不在大店地主之下，今春他被羣衆鬪爭下去之後，有些社會人士，不明真象，議論紛紛，以爲羣衆『過火』，我現請能把『山大王』的罪行公佈一下，以正觀聽，是所至盼！

順頌

撰安！

孟光

（一）操農民生殺之權的「山大王」

13
沐水石河區是過去臨沂五區的一部分，處在臨、莒、贛三縣的邊界，山嶺起伏，地瘠民貧，民性强悍，文化落後，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兵來匪去，匪去兵來，又加上年景荒旱，人民生活困苦，甄家溝的甄安樂就是這一帶操農民生殺之權的惡霸豪紳。當他極盛時期（一九二八至三九年），擁有六千畝地，三座生意。是五保的『總練』，四十八個村的鄉長，有二百戶佃戶，三十名鄉丁，二十個長

工和三四十個丫頭老媽。一呼百諾，威風凜凜，『山大王』就是羣衆送給他的綽號，真不知有多少農民，被他奴役而死！

『山大王』今年七十九歲了，當他幼年時，只有三百多畝地，可耕地才百畝有餘，地土很薄，並無剩餘，雇有五六個長工，有時他趕着牲口去販糧食，也有時打油。因為資本很少，時斷時續。

甄安樂二十歲左右時，曾在臨沂城裏當過二年差，回家後，就當了管着四十八個村子的鄉長。從光緒年到抗戰開始，鄉長都是他家的，他年歲老了就由他三子一臣繼任。

在他鄉長任內，橫行霸道，貪污剝削，殺人肥己，駭人聽聞，令人髮指，這裡只能概略的敘述一下他所欠羣衆的血債。

(二) 貪污枉法，一口吞下成萬災民救命糧

貪污枉法是他不用本錢的發財的開端，當甄安樂三十歲左右時，一個荒年（大概是光緒二十六年即庚子年），上邊要成立穀倉，救濟災民，當甄安樂把糧食收齊時，臨沂城裏當官的，忽然因亂出走了，於是成萬災民的救命糧，全被他一口吞下。據當莊人估計，一個村幾千斤，四十八個村最少得有十萬或八萬斤。他家從此升發起來，立起酒店，開起字號，放起高利貸來了。

以後他貪污的糧款更難以數計，如過去每次軍隊開拔都由他攤派開拔費，土匪來了要彈藥費，軍隊駐紮時要派給養，多的千餘斤，少的百餘斤，據以前常在他家跑腿的人說，都被他吞下或盜賣了。又如一九四〇年他領頭攻打八路軍，強逼該鄉各村都派送小麥四百斤到九百斤，四十八村，共不下

二、三萬斤，也全部被他吞下。

(三) 依勢濫罰，被罰的家破人亡

甄安樂父子依恃鄉長權威，經常任意處罰鄉民。今春羣衆要求退回罰款者有二十六個村莊，經審查處理的有十八個村莊（件數未詳），計賠償地四五〇畝，洋五三一九元，油一六九〇斤，小園三處，布四疋，棺材一口，大衣一身，騾子一頭，碗十二桌，棒二十棵，穀子一百斤，大樹二十五株，由此可想見當年掠奪式的處罰是如何野蠻了！

一、看青：他組織『清明會』保護他自己的青苗，如有人偷了他的莊稼，或牲口吃了他的青苗，必重加處罰。如一九二六年後古城莊張學習的小牛在場邊吃草，他硬說吃了他的花生，被罰花生一石、肉五斤、酒五斤，雞十隻，至於被罰三元五元或數十元的舉不勝舉。請讀者注意，當時一斤糧食只值二、三分錢，三元錢即抵一百斤糧食。

二、誣人爲匪賊：如他在一九三五年派人把孫家山孫長會抓來，誣說偷了他的樹，要罰五手粗一丈七尺高的柞樹三棵，折洋四百元，飯賬五十元，逼的孫長會賣地十三畝，賣菜園三分，才還下這筆罰款（今春孫長會退回地十八畝五分二）。同年清汪注尙德任因爲拾糞走到他菜園邊，他又硬說偷他東西，罰洋二十七元。又如楊家湖的楊家祿，被他誣爲土匪，罰地十二畝，又不知誰投進他園子裏一塊石頭，硬說是甄安嶺投的，誣爲土匪罰地三畝，甄安嶺外逃，妻改嫁，弄得家破人亡。

三、處罰雇工：雇工在他家被打被罰的是常事，如一九三〇年劉希彩年工一百元，因和小孩打架

被罰三百四十元折地一畝半。

總之，一切得任他的意處罰，逐年逐月都有，如鄉丁犯過要扣三個月的餉，孫家山捉來土匪也要十五元的路費；一九四〇年他強迫調各莊常備隊打八路軍，楊莊未去，他說是『不服調遣』，罰大槍兩枝，子彈四十四發，麥十六畝，麵四畝。

(四) 隨意殺人，強霸財產

甄安樂把持強佔的方法很多，重要者有以下幾種：

一、一切公物，歸他私有；如附近的公荒，甄家墳地的樹木、公家出錢買的槍炮，所有一切公家的財物，他都霸佔起來，不許別人問聞。就是從土匪手裏奪回來的誰家東西也得歸他，如一九二八年過劉黑七時，甄安盈得了一匹騾子及一些衣服，又如土匪打二潤時，後古城莊郭天亮得了一條口袋和幾件衣服，全被甄一臣拿去。

二、隨意殺人霸佔財產：一九二八年甄德里被他逼跑，槍斃了甄德里的祖母，把所有地八十畝，牛一頭，油四缸，統被他強佔，連近門都不敢哼聲，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在民主政府幫助下，從他手裏要回來。又如甄德宗對他強徵民伕修他的園子表示不滿，他就誣他是土匪，德宗吓跑，三畝地全被沒收。

三、設局欺詐：例如民國七、八年的時候，甄奎士的父親怕奎士賸輸了錢買地，問計於甄安樂，甄安樂叫立給他一張假文書，說賣給他了，奎士就不能再賣了。結果假文書都變成了真文書。

四、盜換文書：他家存有很多早已加蓋官印的空白文契，有他的狗腿作代字人和中人，所以他常把人家的活契變成死契，當地換贖賣地。往往換了之後連地主人都不知道。

五、低價強買：如甄安名有五畝好地，和他的地相鄰。當時每畝約值八十元，他強以三十七元一畝買去，安名不敢哼聲。

六、侵佔荒地：凡和他的地相鄰的荒地邊，都得算做他的，只許他往外開，不准別人往外開。

(五) 出票子重利盤剝，趁着荒旱年景大發財

自從當了鄉長，憑着貪污和掠奪來的資本，從光緒三十年左右就放高利貸，到民國二三年時，趁着荒旱又鬧匪，他又大大發財，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放的最多。他有三個舖子，一在臨沂城（德豐和，出票子），一在黑林鎮（和泰興），一在本莊（甄和太）。都是放高利貸的大本營。放債地區：南到鐵路，北到路鎮，東至青口，西至沂河，縱橫二百里，附近幾十個村莊，每村都有他的債戶，本村不欠他債的，只有六七戶，負債戶達百分之九十。他放賬的種類：

一、一般行利賬都是四分利；十個月為期（也有五個月一期的），到期不交本息，複利計算，如丁家坊前丁步和一九三一年借五十元，二年累成本利一一〇元。

二、荒年時借糶子和花生餅，借時作好價錢，按數行息，利息很高。如一九一六年甄德宗借了他兩片半毛餅（帶花生皮的花生餅）作價一吊錢，四年的時間就漲成了四吊，重新立帖，五年漲成了十四吊，仍還不上，準了九畝地。

三、放花生賬和油賬一般是使洋一元要付二元的花生或油。

四、設賭放賬，期短利高，一般都是六七倍利，如甌家溝有借他七吊錢就還四十吊錢的花生米；又如馬家峪孫潤祥借洋一百元到期被準去地四畝，房子一所，還有二個大工白給他札了一年寬漢。

五、他借本錢給窮人買牛或買豬，由窮人餵養，將來生利兩家平分。如買二十斤的小豬，須本十元，一年養成百斤，可賣四十五元，兩家各得二十二元五角，利息比對半還多。

他放賬分兩種對象：一種是有『情面』的，放賬只要保人和紅帖，不取地契，到期不能交錢，由保人負責。另一種是無情面的，必須指地使錢，到期不還，就把地準去。

計算利息是錢一出門，即當日送回，也按五個月計算，到期過三天交款加息半月，過十六天加息一月，閏月一年按十三個月計算。

債務到期，如是富有的債戶，他就儘量使人延長借期，好使債款壘高。對窮苦債戶即派跑腿的或鄉丁催討，催討的人就在債戶家裏吃飯，有時頭一天一人去吃，第二天便找兩個去吃，第三天便找三個去吃。或者把債戶抓押起，飯錢統由債戶支付，等你受不了了，便只好變產還債。

(六) 他的六十頃地有一半以上是黑心準來的

他放賬的目的，除賺錢外，便是準地（也有房屋、牲口、樹木、人工、及其他財產）。據調查他的六十多頃地有一半以上是黑心準來的。他準地的辦法：

一、借錢時先立下文書（死契活口或死契活尾），到期不還即執約種地。這是最通常的一種。

二、用他家存的官契紙，把活契換成死契。

三、如債務到期，無力償付，他就威逼把房田折給他。

四、土地押死，不清債務，如甄奎全在清末憑七畝地借他六十吊錢，至期把地全準給他，還不清賬，下欠利息又準去了五畝地。

五、無理罰款，拿不出就立借帖，到期不能償還，就準地。

農民借了他的債，如飲鴆止渴，往往被他弄的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如董家溝的王富春是他逼死的；甄德普因爲在荒年時吃了他兩片毛餅欠了他二斗四升租穀（九十六斤），被他準了十七畝半地，弄的完全破產，母親討飯，哥哥出雇，自己下了關東，這樣悲慘事情，不知有多少啊！

（七）租佃剝削重，佃戶成家奴

他用掠奪方式集中在他手裏的土地，有六十多頃，自己耕種的有六七頃，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租給貧苦農民。他出租的很分散，一般都是二、三十畝，十畝八畝甚至三畝五畝。只有遠莊的土地或最靠近的，才有一家種五十畝以上的。

出種土地一切農本均由佃戶出。在一九三一年以前花生麥子和豆種，主佃對出，三一年之後，他不出麥種了。至於小佃戶，連花生種和豆子種也撈不到。糧食，燒柴（除牛草）名義上說是平分，但他往往藉口佃戶分給他的少而無故多要，如一九三三年後古城莊佃，張建公種黃豆十三畝，分黃豆一石二斗，他嫌少又罰四斗，李希展種八畝豆子，分了六斗五升嫌少，豆稻也被奪去，害的一家人一活

喊「！

出租土地沒有定期，佃戶種了這一季，不知還能否種下一季。說不上什麼時節就把地硬拉回來，如一九三二年有一個戶因生瘡撥工未到，租地七畝已上糞二十一畝，被他無理拉回。一九三五年甄伶德因曬場沒去，三畝穀子已經鋤了頭遍了，也被拉回去。

撥工有所謂『大撥工』和『小撥工』之分，大撥工是對租種地在二十畝以上的純佃戶，離開租種土地便不能生活的。這樣的佃戶在本村即有八家，長年不管忙閒，從早到晚替他做無償勞動，有時只管一頓粗飯，有時一頓粗飯也不管。自從民國十年以後，不但撥工而且還撥牲口，如佃戶甄德榮佃地四十畝每年即撥工百餘個，撥牲口到黑林馱運二十多趟。（黑林五天兩個集，每集都撥牲口十四匹左右，給他馱東西）。佃戶家的女人孩子，也得經常到他家去做零活，如切瓜乾，搯穀穗，洗衣服，做針線，碾米搯兌等，碰他高了興，年底給一升黍子（四斤），一碗油，不給誰也不敢去討。

「小撥工」對佃地在二十畝以下的佃戶，一般的每年撥工三四十個，撥牲口一、二十趟，只有租種三、五畝沒有牲口的，才不出牲口。

他的撥工包括蓋屋、伐樹、婚喪喜慶、接送親戚、打油、曬場、看園、逃難、運送、馱載甚有時撥工鋤地，撥牛耕地。佃戶就是他的家奴。

此外佃戶還得送禮，如八月節都送月餅三斤到六斤，細點二斤到五斤，豬肉十斤至二十斤，還有魚酒。佃戶餓着肚子，負着債務，也不敢不按着數照送。總共約合一百斤糧食的價錢。

（八）強徵勞役，全鄉農民成了他的苦工

他家經常雇用着二十多個長工（三個打雜的，二個場頭，三個園頭，三個使牛的，十來個趕驢的），四十個丫頭老媽（去年還有十五六個）。

他雇人是找最能幹，想雇誰誰就得來，如找王三到他家來幹活，王三不來，他把王三抓來，說王三通匪，硬罰他幹了十年活沒給工錢。有一次，一個雇工去獸糞食，曠了一天工，就被他捆打一頓，並扣下工錢。民國初年，雇工徐承憲跑了，他就硬把他遠門的哥哥捆來罰了八十吊錢（請注意當時雇一個人一年才八九吊錢）。

另外鄉丁三十人，也得天天給他要賬，收租，鋤地，不給任何報酬。

他知道誰有用就把誰叫到他家來替他無酬的勞役，誰也不敢不來，如甄安忠是打槍的好手，他就叫他來替他守園子，平日即無報酬，後來打土匪受了傷他連一點撫傷費都不給，甄安順能辦事，被強使收租六年。

他自種七百畝地，只有十來個人鋤地，但他不雇短工，全莊的壯丁都得給他家幹活。就是外村也要出人出牛替他耕種，馬家峪一年就出過十頓牛給他耕地。

民國二三年他自家修園子，凡是該鄉所屬各村多的有出三百多人，少的也得出百多人，一律自帶給養，連開水都不給喝，喝冷水，這個園子，羣衆叫做小園子，「小園子」也就是甄安樂家的代名詞。他的佃戶雇工成奴隸，各村羣衆也都成他的苦工。

（九）甄安樂姦淫搶殺，無惡不作

他的政治淫威是沒有限制的，主要的計有：

一、「小園子」有各種各樣的刑具，他可以隨意押人，私設公堂，打板子、押積子、拉壓頭、灌冷水、灌辣椒麵、灌洋油。馬家峪皮四就在他家受過各種各樣的非刑拷打屈打成招，才咬上鮑家成通匪，在小園子裏挨過打的人，是數不清有多少的。

二、他能任意判處執行槍斃，他槍斃過甄德里的祖母，槍斃過雇工李廣福，槍斃過三個販果子的（誣說他們偷果子），至於出意陷害，買贓送命的，就更不足為奇了。

三、他強姦良家婦女，也不知有多少了，在今春的羣衆鬪爭中，就有甄德成的媳子當衆控訴。

四、每逢過年過節，全莊都得給他送禮，甄會常沒給他送禮被他逼到外莊去住了，無論那一家有紅白公事，必須請他家幾個人去吃酒席，沒有敢不請的。

甄安樂就這樣血腥的統治着這一帶的老百姓。他說誰死誰就死，他要誰家破人亡誰就家破人亡。他殘暴專橫，明目張胆，他大兒會對衆人說：「溜我的溝子還可以借幾個錢用，憐窮人有什麼好處。」他的野蠻和殘酷，簡直非我人類。

農民是不甘心忍受這種殘酷的壓榨的，但在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下，只敢背後低訴和竊議，也有被逼不得已挺而走險，乘機報仇的，如甄德里被逼離開家後，民國十七年鬧土匪，把甄安樂的四兒和六兒打死，據說土匪就是德里領來的。

（十）捕殺八路軍戰士，武裝進攻八路軍，破壞抗戰

抗戰爆發後，最初五十七軍駐在這裏，他的三兒一臣仍當鄉長，一九三八年鄉長取消，他當五保。

的總練，指揮著全五區的地方武裝——常備隊，他的封建統治是原封未動。只是敵人侵進山東後，他放債的地區縮小了，做生意也受到限制。一九四〇年敵人掃蕩也燒過他的屋子，但他却盡一切力量破壞抗戰。

一、一九三九年八路軍戰士張學來（北石河人）請假回家，被他在黃崖捉住送交頑軍活埋。一九四〇年在北石河捉住一帶馬捷克的八路軍戰士，被他槍斃。

二、武裝進攻抗日日軍：一九四〇年八路軍進駐三義口，他大肆造謠：『八路軍來了了不得，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強迫各莊常備隊去打八路軍，羣衆都不願去，只甄安樂的孫子洪祥親自率領着三十個人去打，結果沒敢打就吓跑回來了。

三、當一九四一年農民組織農救會時，他大兒德富對貧農德普說：『八路軍住不長久，不要參加農救會，在了會大軍來要砍頭，你要往兩面看。』去年羣衆組織民兵，他又說：『在前綫打死的都是穿破襖的民兵。』阻止羣衆武裝抗戰。

四、收買落後農民參加農救會，偵察羣衆的抗日活動，去年該村做良心檢討，有四個農救會員坦白承認是被他收買討信的。

五、他常以小恩小惠暗中收買，如送給村長甄德玉白糖、大米、粉條、鍋餅，送給甄德普二十斤糶子，一碗油叫他偵察農救會的活動。給甄安名二十元買烟土，叫他挑撥本村的宗派鬭爭。請德順吃大烟，叫他不要參加農救會。又在去冬動員藏糧，他在另支的墳旁刨坑，引起兩支互相不滿，並要打架，他又收買流氓從中鼓動，他大兒並給大家磕頭說：『千人割肉，一人拿錢，打出了事情算我的。』但爲區村幹部識破平復了。

（十一）甄家地主投敵叛國，被壓迫羣衆殺敵保家

自從民主政府建立後，甄家地主又以甄伯海、甄洪相爲首假裝抗戰，混入民主政府（甄伯海曾經在沈水縣政府當過科員，甄洪相當抗小教員），暗中進行破壞抗戰的活動。去年李仙洲入魯，甄、海私稱是縣政府代表，到本村召集村民公開宣傳，「大家要小心，李仙洲現在已經到魯南了，魯南的八路軍損失完了，我們民兵看事不好，就趕快插槍，不要逞能。」後來羣衆要鬪爭他家，他知道了，又回到本莊對民兵和村幹說：「我在政府也整過風了，我也是幹部，也是革命的，我也知道，利滾準折地是不對的，你們感覺須要怎樣處理，請告訴我，我來調處一下。」羣衆當然不聽他的話，他又急躁的問羣衆：「什麼時候開鬪爭會？我好和家人們說一下，勳員他好好承認錯誤，免得鬪不出結果。」同時和這一個說：「咱爺們還用着鬪了嗎？」和那一個說：「有事儘管告訴我，給大家趕快調處一下。」他是用了公開合法的面目來欺騙、威脅、拉攏、瓦解羣衆的。他是一個臉八張皮的壞傢伙。可是羣衆都已從骨頭裏認清他了。甄洪相完全是偽裝抗戰，公開當小學教員，却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教育。他的丈人家在敵佔區，他的大舅子小舅子都在臨沂城當敵寇的特務，他常到臨沂去，他那漢奸大舅子也到他家來過。當他的反動面目被羣衆識破之後，他就跑到臨沂當敵寇公開的爪牙去了。據說還是小漢奸隊長呢？甄伯海也同時投敵。從這一連串的事實看來，他勾結敵寇破壞抗戰反對民主是早有陰謀的。甄家溝羣衆不知吃甄家地主多少虧，從民主政府減租減息法令頒佈以來，第一次減租明減暗不減的很多，到今年才完全澈底的減了。羣衆在鬪爭中把從來沒敢鬪的，沒敢說的都完全給他揭露

了，從今春澈底查滅以後，羣衆馬上轉入大生產運動，荒山也開了，變工隊、包工隊等也都組織起來了。又辦了紡織合作社，羣衆也不怕什麼荒山的鬼神，開了荒，今年莊稼長的很好，全莊都高興。這次反掃蕩中，甄家溝的民兵，有一個班專門在莊裏掩護羣衆轉移，其他民兵都出發去打游擊，羣衆爲了團結抗戰，對地主不念舊惡，掩護班的民兵對地主說：『你在家好好睡覺吧，有情況卽告訴我，咱全莊都轉移。』民兵又埋設地雷，炸死了兩個鬼子。敵人住在莊中，民兵始終在西嶺擾擊敵人。這充分說明鬪爭甄安樂是正確的。甄洪相、甄伯海去當漢奸那是他本身的卑鄙無恥，變節叛國，並不是發動羣衆錯了。其實甄家地主欠千萬農民的舊債，至今只要回一點點來，他所賠償的，還只是農民被掠奪的財物中的一小部分。如有些被掠奪的土地雖然要回來了，但在被掠奪的期間所有收益，則未計算，都供給了甄家地主奢侈揮霍。羣衆行動並未『過火』，敬希社會人士公平判斷。

(大衆日報)

長新橋農民的控訴

金星魯

編輯先生：

我們長新橋一帶四千老百姓，日前開了兩天大會，跟吃人不見血的宋家地主宋鑄九、王大蓮講理，在會上，還有百十口人的冤苦，限於時間，沒來得及訴說出來，都來請我代筆，請貴報予以刊載，使真相大白於社會，則不勝感激之至！此頌
撰安！

金星魯 九月二十七日

一、奴役佃戶，強姦妻女

宋家地主是長新橋週圍的『山大王』，長新橋東大橋等五個莊，四百多家，一千七百多口人幾乎全是他的佃戶。明朝末年，宋家當着宰相，榨取老百姓的血汗發財起家，後來無恥的投降滿清，當了漢奸，三百年來把這一帶老百姓壓榨得喘不過一口氣來。

長新橋莊西的大墳地，有好幾千個墳頭，因為年代久遠，長滿了荒草，把墳頭都埋沒了，那就是『佃戶林』，有的佃戶已經流盡了五輩子的血汗，使地主發財享福，地主却從來不把佃戶當人

看。

地主王大蓮搨搨子打蚊子都得佃戶婦女出差。抗戰前地主在臨沂城開了一個煤廠，煤都是叫佃戶出差運，長新橋東大橋兩個莊出了兩輛大車，八條牛，七個人，從密北頭到臨沂城裏來回六、七里，一天一趟。拉了二十九天，人跟牛都累的不能動彈。張云祥的爹六十多歲，心痛牛實在走不動了，就自己用繩子拉套，把省下的煎餅饅頭牛也吃不下去，到了地點，人累的倒在牛底下，牛累的也不踏人，人也不管牛了，眼睛腫得像鈴一樣。宋家地主就是這樣用佃戶的血汗做買賣發財。佃戶中的木匠，一年得有一百天在地主家裏出差，不但不給工錢，吃飯連碗都不給用，只得拿瓢盛飯吃，被地主看見還得挨罵。婦女們就是懷孕的也得輪流到地主家裏出差，烙煎餅，東大橋的婦女五天輪一次，一個月大戶一家去二十天，小戶一家十天，不去換班不斗走，上年紀的和帶小孩的婦女不要，看長的漂亮的就留着出長差，地主進城也得跟着去，在路上就強姦誘姦，有的就被拐走。在這次鬪爭大會上，自身出面揭發被地主強姦的婦女就有三四個。

頭幾年，地主家裏娶媳子，一個上年紀看林的佃戶，送了一幅帳子，下款寫上晚輩的稱呼，地主看到了很生氣，改成了『佃戶家人，家人佃戶』。佃戶家婚喪喜事，都得先到地主家去磕頭。新媳婦去磕頭，少爺們還得叫掀開裙子看看腳，要是長得俊，就得叫來出差，留下睡覺。過年過節，各地主家的佃戶，還得向另家地主磕頭，佃戶們簡直是拿膝蓋走路！

地主對佃戶沒有『張三、李四』的稱呼，七八十歲的人也得叫小名，陳三的重孫都多大啦，地主還非叫他陳三婿不可，地主家的小孩，都隨便打罵佃戶。

抗戰以後，地主逃難，佃戶跟去推車子，身子還得給地主背兩袋子洋錢，一放下車子，肩膀就腫

了好幾指高。推王大連更難，她爬在車子上，推快了罵，推慢了也罵。王久如推了四十里被她罵了四十里。沙順迂從十六歲到三十七歲，出了二十一年的差，除了打罵什麼報酬也不給。宋鑄九派人挖地窖躲飛機，七家佃戶給他挖了五天一夜，一個工錢也不給。佃戶吳懷給地主看了四年家，出了七年差，替地主到城裏去送一百多斤重的東西，肩膀都壓腫了，走十幾步要歇一歇，眼淚直往下落。第二天，還逼着給地主掃天井推磨，後來逼的沒法子離開了剛蓋起來的新屋，逃荒去了。民國二十七年，僅東大橋連着出差一個月以上的就有三十家，時間久的有到一年的。

二、揭鍋留地，強押強回

地主逼佃戶出差，使生產受到很大的影響，周永祥出差推車子，從二月推到四月，天落雨也不准回家壓地瓜，四月回家一次，草草的把地種上，又叫回去出差，秋天一畝地只打了五升高粱（別人的一畝打一斗五）。宋鑄九在分糧時，嫌打糧食少了，把十畝地全部給留下了。佃戶李家的狗咬了地主的貓，也幾乎要揭鍋留地，後來磕了許多頭，不知說了許多好話，賠了貓，才算是留了面子。

地主壓迫佃戶還有『強押強回』，『找花犂』種種辦法——地主把地押給佃戶，佃戶不要不行，要不地主就把地抽回。押了以後，又不給訂約，李玉芳就花了一五〇元押宋鑄九的地，到了秋天要割高粱的時候，被強回了地。沙慶奎租了五畝地，秋天地主又丈量土地，說沙慶奎多種了他的地，經過說情請客，沙慶奎倒找了八十五元錢，才算完事。因此，兩家佃戶種的地中間，往往有一小片荒地，從來沒人敢種。

李子才使了汪裏一車子土，推到地主地裏去，被地主看到了，非逼着把汪填平不可，李子才用了五輛車子來回推，推了七天，一千多車的沙子倒在汪裏，然後又磕頭，求情，才算完事。闊富貴看到尤家莊東北頭的汪開着怪可惜，就費了一春一百五十多工推走了石頭，栽了半汪藕，賣了兩千五百吊錢，地主看到眼熱，把汪收回了，只給了五升高粱（一吊八一升）還要留地趕走他。

三、殺死、打死、毒死、逼死十好幾家佃戶人命

民國以來，被王大蓮、宋鑄九逼死的人命，就有十好幾條，有的被地主欺壓得家敗人亡，到外鄉逃荒去了。佃戶的千古奇冤，實在無法一一訴說出來。

地主逼着佃戶的年青女人，給佃當丫環，還都起上名字，據所知道的，被王大蓮打死和逼死的丫環，就有兩個，彩雲是李三禿子的姪女，周二的媳子，給王大蓮當丫環，哄孩子丟了一個銅錢，王大蓮就連罵帶打，一遍又一遍的用皮鞭子抽，到晚上把彩雲打死了，然後用繩子吊在碾棚裏。丫環彩霞，春燕也「爲熬不過毒打，受不了窮罪，一起上吊，被人發覺時，彩霞已經斷了氣，春燕算是沒死。

彩雲的丈夫周二，被宋鑄九逼着出差推炭，走到老牛湖，被土匪打死了，死後嘴裏還咬着紅煎餅，用稀柴拾回家來，再三向地主叩頭，才賞了十八吊錢，八升豆子。宋鑄九的腿子被土匪打死了，誣說是李之秀家打死的，李之秀的四叔和爹都被捉了去，要賠命，經過多方證明才贖了回來，李之秀的四叔當時受刑過重，回家不久就憂愁死了。宋鑄九想要霸佔初三的老婆做姨太太，就用毒藥把不到一

歲的祝三的小閨女給藥死了。又葛玉琦的老婆被宋鑄九姦後殺死了，死時肚子裏還有未出世的小孩。另外，還逼死了沙振華的爹和八十多歲的老奶奶，馬榮福的老奶奶，張興玉的老爹等人。

過去這些人命案子，有的向國民黨政府控訴過，但是因為地主有錢有勢力，告狀的人反而寫「悔過書」，證明被告人「無罪」，要不，還得再搭上人命！老百姓當時有冤沒處訴，心頭真恨死了。

四、成立保家局，拷打鎮壓佃戶

大地主收買土匪流氓，成立封建武裝——保家局，專門壓迫農民，有黑紅棍子和刑具，誰要觸犯了地主，就少不了要挨打，挨打的人得先跪下磕頭，然後爬倒地上，兩個人按着頭跟腿，再由一個人一五一十的打着，倘使被打的人是個硬漢，不喊叫「大老爺再不敢啦！饒命吧！」打的就更加厲害。大聯長（宋卓云的官名，王大蓮的丈夫）就親自打過佃戶，直打得鮮血淋漓，喊叫饒命，求情的人都跪在地上說好話，大聯長才命令一句「滾吧！」這時挨打的人就得連忙磕頭，臉上不准帶一點氣色的走出去，要不然就得再打一頓。當時流行着一個小唱，訴說保家局的兇狠：

『大聯長，賽知縣，罰宋饒，把戲看，張三崔二是窮漢，罰銅錢三十串，黑紅棍，兩邊站……』佃戶給地主流了一天汗，做了一天的活，夜間還得給地主站崗守園子，編成了班排，地主好統治使喚。也有一個小唱，訴說佃戶們的憤怒：

『……月黑天，天又陰，站崗的人兒加小心，……站崗的人兒多受苦，冷冷熱熱受折磨……』

崗的時候實熬不住，倘使有敢稍一合眼，就免不了帶到保家局去，打上四十軍棍，有的還被誣蟻勾通土匪。

佃戶幾輩子受着這種野蠻殘酷的封建壓榨，只有把眼淚往肚子裏嚥，也有的爲了爭取翻身，反抗壓迫而暗暗的進行團結，組織『大刀會』等秘密的農民團體，來暗中和地主的封建武裝——看家局子對抗和鬭爭。

五、勾結鬼子漢奸按據點殺害抗日軍民

抗戰開始，長新橋一帶老百姓紛紛組織起來，武裝保家抗戰，宋家地主却不顧民族利益，暗通鬼子漢奸，借鬼子的槍刀來鎮壓佃戶，想繼續自己的封建特權統治。

最初，長新橋只有幾個青年佃戶農民，在農民領袖宋逸安領導下，組織起農民抗日救國會，團結羣衆進行抗日活動。這時地主宋雲石、宋望東就誣蟻農救會是『造反』、『土匪』，並帶領一些流氓狗腿拿着槍，到處追捕抗日青年。

民國二十七年春天，魯南大會戰時，敵人進犯長新橋，青年農民宋榮文就領着很多農民英勇的跟鬼子打，掩護宋家地主和羣衆轉移，可是在宋雲石、宋望東第一次逃跑回來後，又假借抗日名義，抽拔民槍，組織『自衛團』，宋望東當團長，專門破壞農抗會，利用狗腿子去威脅強迫羣衆到地主大院裏，十個人一舖子替他打更守夜，稍有不如意，就要挨打。有一次有一個青年要求到大園子牆上打更，也可以看守自己的家門老小，宋雲石就把他毒打了一頓。

後來，宋雲石、宋望東、宋鑄九，爲了破壞抗日，鎮壓抗戰力量，就在寨子成立暗殺團，專門進行暗殺抗日人民的活動，還訂出了刺殺一個，賞多少錢，如刺死宋逸安賞一千元，刺死楊清湖賞五百元，其餘三百四百不等。農民抗日救國會被迫害的無法，會召開大會，喝齊心酒，到地主門上講理，勸他們共同抗戰，但宋家地主還是不明大義，繼續進行出賣民族國家的活動。

民國二十九年，地主宋慎敏在寨子又組織「中央自衛團」和長新橋地主一鼻孔出氣，不久，就勾來東子按上據點，依仗敵人來鎮壓羣衆的抗戰工作。後來長新橋一帶農民佃戶組織民兵，配合八路軍拔除寨子據點，當莊農民張雲祥在打據點時，一個人英勇的跑到僞軍大礮堡跟前，向僞軍喊話，結果俘虜僞軍二十多人。

後來宋雲石又請王洪九部的特務韓榮山當管家，勾結鬼子，調查地方上的抗戰組織和抗戰人員，妄想一網打盡，沒有成功，宋雲石就跑到王洪九那裏去了。

今年夏天，八路軍解放崗口山區以後，宋雲石從敵佔區跑回來，民主政府允許他改邪歸正，在根據地安居，但他執迷不悟，暗中活動，後又跑回鬼子那裏去了。

民國二十九年舊曆五月，宋家地主又勾結鬼子漢奸按上長新橋據點，佈置狗腿子宋義廉當僞鄉長，馬某當僞隊長，不久，宋鑄九又當了僞副鄉長，會接連幾次逮捕在黎子山堅持鬥爭的農抗會員。到九月十八日，武裝起來包圍據點的長新橋民兵，終於又打開了長新橋，漢奸宋鑄九和他宋家地主都跑了，當時民主政府代他們管着田地，存糧七千斤，按五一減租退給佃戶一部分，其餘的都送還地主了。

民國三十年，「四二五」慘案，宋鑄九又跑到王洪九部當了區長，地主宋傳世當了中隊長，宋沛

德給鬼子當了偽鄉長，宋雲石、宋景福調查了地方抗日組織，宋傳世帶隊捕捉了長新橋職工會會長吳福成、農教會長宋培基的父親，還有東大橋莊長馬貴堂，後來宋傳世又帶隊想捕宋逸安（魯南農教會長），和前魯南軍區郵政委的家屬，當時因有羣衆掩護才得脫險，東大橋尤家莊七家抗屬被罰五千元。

後來，八路軍又解放了邊聯，宋鑄九又向搶頭逃跑去投偽大隊長王占牛部，路上被我逮住，民主政府寬大政策，再把他教育釋放。

民國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銀廠慘案宋傳世又作了王洪九的嚮導，向邊聯縣二區進攻。到三十一年初，宋鑄九佈置狗腿子薛四領來偽區長王占牛的委任狀，暗地組織維持會，薛四被民主政府逮捕，宋鑄九本人逃跑了。

民國三十三年舊曆九月二十三日，王大蓮跑到下莊漢奸王占牛那裏請求按據點說：『長新橋全莊沒有好人啦，你們在四門按上機槍鋼刀，大人小孩一個人芽都不留！』到了二十三日，鬼子果然來了，到十二月，長新橋民兵又配合八路軍收復了長新橋據點。

編輯先生：這就是宋家地主勾結鬼子漢奸賣國賣民族的前前後後。我所代說的話到這裏暫時完了。

（大眾日報）

王家樓的封建剝削

黎明

王家樓的王家是明清兩代的老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與統治是非常厲害的，現將初步調查的材料發表於下。從這裏可看出封建剝削的殘酷不合理，與在血淚中過日子的農民，也可看出民主政府減租減息法令的正確與必需，要提高農民抗戰與生產的積極性，非澈底實行減租減息的法令不可。

(一) 使用腿子掌握村政，如王家樓的地主單有個村長，稱為裏面的村長，另外窮人還有個村長，叫做外面的村長，其他有些佃戶多的村莊，村長都是地主的腿子，這些腿子村長，都是替地主服務，壓迫農民的。

(二) 在經濟上——

一、地主黑地多，窮人負擔重。如王九有地九頃只出一頃地的負擔，現在地主共有地十四頃，農民有地約三頃，但地主負擔僅佔全村總數的一半。

二、倒四六分糧（平半分糧地主不出種），佃戶佃權毫無保障，隨時可被地主揭鍋留地。

三、苛重的定租。地主以較好的土地租於無地貧民，索定租價極高，一般全年收穫三百斤的，就須交租二百五十斤（一百斤紅糧，一百五十斤麥）。

四、春荒時農民借一升豆子，到麥收要還給地主二升麥。

(三) 超經濟的剝削。多方面敲剝農民。

一、我在黎——租地給農民時，不先說明足數，等到地上農民種的莊稼快熟成時，地主才量地，當然量出的地要少於原租數，於是多餘的地上的莊稼，地主就收割了。

二、以押地爲名的敲剝——地主用錢時將地押給農民（錢數不多），農民種了一兩季就強回，並且要與押主分糧，甚至有的押高粱地，農民一季也沒收，就被地主強要回去了。

三、強收農民開的荒——地主把自己的荒地自動給農民開，農民打了糧食就收租，種一兩年後，地主就把地收回或轉佃。

四、不能少的四季重禮——佃戶按種地多少大小，每年四季都要給地主送禮，年關時要送四色禮（臘鷄、魚、粉條），中秋節送月餅，送晚了地主就到佃戶家去催。

五、繁重的出差——種地住房的男女佃戶，都要給地主出差。男的做工，女的洗衣，餵蠶，奶孩子，烙煎餅等，不管農民自己有什麼活，地主隨叫隨去，去晚了地主就要打罵。

六、地主買小豬找佃戶餵着，長大收回，宰後只給佃戶一半肉，下水豬頭地主都留下。

（四）農民的血淚積冤。

一、郭家村李玉印之妻，被地主王九迫去烙煎餅，七天不准回家，致鬱悶積勞有病，回家兩天就死了。

二、郭家村劉繼厚之妻有子才八個月，恰巧王九也有了一個兒子，就被迫去給王九奶孩子。劉妻去王家時也帶了自己的孩子，但王家不准其過問，結果劉妻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餓病而死。劉妻第二次有孩子時，恰巧王家又有孩子，仍叫劉妻去奶孩，但劉妻堅決不願意去。於是王母去劉家將劉妻痛打兩頓，劉妻羞憤交加，欲抱子投水而死。劉繼厚的母親因害怕王家的威勢，不得已就率領全家退了

王家的地出去討飯。

三、王家硬要他的佃戶米景義的十八歲的閨女去給他餵蠶，假使老媽媽去不要，米家憤極就退地而走出。

四、王獻瑞因佃戶劉大石匠給他分了十個麻，就說他偷的，把他叫到劉家裏痛打，打死後又放於鍋底下青灰中悶過來的。

五、王常立強迫其佃戶宋三將他另一個佃戶邵澤倫之妻叫到宋家，企圖便於他的騙姦。但宋不幹，結果王將宋叫到王家跪下，用鐵爐箠子打得頭破血流。而且王家打佃戶時，不准人拉，誰拉就打誰，佃戶沒有被打過的很少。地主的小孩打佃戶的小孩，竟也是「合法」的，佃戶不得拉解。

六、莊隍上場後，地主先去搭捧或查查麥個子（即估計產量）。地主什麼時候叫打才敢打，假使佃戶自動打了場，就要當時挨打。

七、老年的佃戶見了地主的小孩也得叫哥，而地主叫佃戶時，則叫其小名。

八、佃戶楊兆泉，因受匪架，借了一部分錢準備去贖人，但叫地主王獻瑞強借去了，楊去要錢時，王非但不給，而且還打了楊一頓，罰了楊兆泉爺倆半天的跪。

王家樓一帶的農民，在地主長年的殘酷高壓下，生產情緒大為降低，逃荒討飯的很多。只郭家村就有二十多戶佃戶要飯的，他們有着滿肚子的冤氣和眼淚，但過去只能往肚子裏流，因為懼怕地主揭鍋留地，無法生活，而且加以地主腿子的威脅和監視，部分的受地主的欺騙麻痺，所以就沒有開始抬頭。但現在在各地羣衆減租鬭爭的勝利影響推動下，王家樓一帶的農民也已開始覺悟了，進行着改善自己生活，減輕封建剝削的鬭爭，準備在今後的生產運動中，對敵鬭爭中更能貢獻出他們的力量，發揮出他們的作用來。

千古奇冤

在前些日子，梁邱區的數千個農民，在農會領導下自動的舉行大會慶祝共產黨的生日，因為共產黨領導了他們從數千年來封建地主殘酷的壓榨下翻了身，拾起頭來走上了好日子。他們忘不了共產黨的好處，但也更忘不了往年在地主的封建剝削下受苦受難的光景。現在他們都大胆的挺起腰來，控訴長年壓迫他們的封建地主與惡勢力。

第一、封建勢力和敵偽的雙重統治與鎮壓

一、掌握政權勾結舊政府。大邵莊孔家汪的地主是明朝的大財主，歷年來就是當官爲宦，走動官府，靠着喝窮人血汗過活的。他們掌握了政權，獨霸一方，如梁邱社的社長、區長都是李家輩輩沿襲，直至敵寇佔領了這地方，漢奸李以錦、李華儒還當着區長，許多村長也是地主指定了他們的腿子來幹的，和漢奸們又是仁兄仁弟的關係，每個地主又有幾個腿子掌握的，如謙益堂便養活着張明東等三個，這些人都借着其主子的威風，時用「揭鍋留地」的辦法來威脅農民。

地主過去還勾結了舊政府草菅農民的性命，例如地主李以興的一個閨女和他的僱活的有些拉扯，李以興爲了顧及他的「體面」，便將一個僱活的打死，另一個就送官府，用了一千吊錢活活的處死

了。

二、養練民團打手欺壓良民。地主用着專爲鎮壓農民反抗的武裝，如漢奸李以錦過去有保安團，後來又成爲國民黨的二十一支隊長，最後變成了漢奸隊。李以維手下也有一份「民團」，謙益堂有「護院隊」。有的地主也養着幾個「打手」，平時大門設崗，戒備森嚴，出動時作爲武裝隨從外，不時吆二喝三，欺壓良民。

三、設立「局子」。地主爲了更進一步的鎮壓農民，便設立「局子」，儼然衙門的公堂，成爲隨便打押農民的牢獄。

四、依仗敵僞勢力爲非作惡。自從敵寇佔據了梁邱以後，除了幾個地主親身作了漢奸官長，並依靠其勢力欺壓農民，將負擔轉嫁農民身上，如地主馬名祥六頃地只負擔二頃地的公項。許多莊長除本身不負擔外，還在收繳給養時隨着漢奸隊到佃戶家裏扒糧食，平時喝的醉醉的咀街罵巷，農民根本不敢過問，在給敵僞出伏時完全叫佃戶或窮人出，去的稍慢一點，就要挨棍打或漢奸抓。

有一次安山頭農民孔慶志的娘，在地主李加全的地邊上拾麥，他的腿子。加元，周士運，扛着槍不叫拾，同時地主就命令着「打」，當時把這個老媽媽打暈了，並派了他的徒兒漢奸李萬玉來威脅「不拾活埋在這裡」，強迫着孔慶志把他娘忍聲含淚的抬回家去了。

漢奸李以錦強迫佃戶實行輪訓，叫那個佃戶去受訓，便一去不返補了名字當了兵。

漢奸李華儒欺騙佃戶說：「你們先來幫幫場，就不了種地！」實行欺騙強拔，否則留地揭鍋，一個個叫哄成的被騙去吃了一頓飯，便身不自主永不回家了。一次問佃戶王東「當兵吧？」他不得不隨便應付一句「行」，這樣也被硬抓去了。類似這種事實，真是不勝枚舉，使佃戶更感有當敵人炮灰的恐

第二、封建剝削喝盡了農民血汗

地主對佃戶的殘酷剝削和掠奪，更是無微不至的，使農民最爲痛恨。

一、「口訂租」。地主雖在名義上實行平分，但實際上却是實行「口訂租」，如蔣義才種了二畝地，當高粱快熟的時候，地主孫某到地裏看了一趟，回來叫佃戶給他送二斗，結果只收穫了三斗半，又加上一畝園租，竟連所有糧交上外，又賣出蘿蔔錢才能交齊。地主李以徑的地給人租種是以不給種子不給糞的規定平分的。

二、送節禮。每逢過年過節，佃戶照例的給地主送二隻雞、一對魚、點心匣等四包禮。如果不送，或者晚了一點，腿子便跑上門，或手提着鞭子去催，無有禮物可按市價折錢，或在分糧時扣下。每逢過節，地主都是事先計劃好，要甚麼就叫佃戶送甚麼。平時缺什麼，看到佃戶有的，便就要什麼。

地主李以成向佃戶要的雞，隨後又叫佃戶替他無代價的養着，下了蛋如數交上。他的老婆還經常用手摸摸雞窩看有無雞蛋，雞窩內有蛋時，以後佃戶沒送去，佃戶就要包賠。

佃戶送去的魚肉，地主吃不了，臭爛了，便再強迫賣給佃戶吃用，極其無恥。

有一次佃戶李某帶了些禮物，前往紙房看望親戚，途中正逢地主李以徑的老婆，而她却毫不知恥的把禮物留下，說：「不用送，到家了放下就是。」佃戶無法，兩眼白瞪着懊喪的走了。

三、榨取留地掠奪糧食。這一種辦法是地主最慣用的剝削辦法，也是農民最痛恨的。例如地主李加官的地租給二個木匠耕種，租期未滿，見佃戶上了糞，便強行收回。又一塊地租給胡家種，正當人家澆了水上好地，他又偷偷的收回，先種上高粱。又如黃江租了地主的九畝地，正逢收高粱之際，被地主強收回去，黃江的母親前往哀求不准，而又被打罵一頓，回家不久就死了。

佃戶僱工在場上晒麥子，地主李明儒的娘，偷了二簸箕，佃戶敢怒不敢言。

在鬧土匪時，小莊上都到古縣存糧食，地主陸世運則向存糧食的農民「見十抽一」的辦法，強索農民的糧食。

四、無代價的勞役——「打清工」。地主除了大部分土地分租給農民耕種，自己還留下一部分土地，專叫佃戶給他無代價的耕種，可以多「打清工」。如李華儒自己便留下了八十畝地，完全由佃戶出「清工」經營。

有名的乖老頭地主李以成「打清工」的辦法更巧妙，是叫佃戶早吃飯去，幹到下晚，又叫佃戶回家吃，自己連飯也不管，平時佃戶還得給地主叫親戚出官差。

佃戶的婦女，還得給地主的老婆洗裹腳布、衣服，一次因給李以成的娘洗的太白，整整的洗了三天才算行了。

地主爲了能多「打清工」，規定不准佃戶自己蓋房子，以便時刻揭鍋留地，來威脅農民。

這樣一條條的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像吸血蛭一樣，地主把農民的血汗喝乾了，佃戶整日吃糠嚙菜，不得一飽，面黃肌瘦，養活了這些寄生的地主，然而大邵莊地主却散佈着「窮靠富，富靠天」的無恥謊言。

第三、政治的壓迫人格的污辱

大部莊的地主，不但以敵僞勢力和封建剝削的雙重壓迫農民，而且世襲了數千年來的封建統治，來壓迫農民，和極力污辱農民的人格。

例如地主李西加拉屎叫佃戶的小孩跟着他去擦屁股。至於地主叫佃戶的小名，更是家常便飯了。地主出外時即拿佃戶當「小人子」（奴婢），佃戶都稱爲是驢後嘴！

又如一個佃戶推糞，催着他的小孩「黑！快拉！」正巧被李以成聽見了，當時即打罵，原因是他爹也叫「黑」，佃戶現託人說事賠禮，把小名另改，退去十畝地才算了事。

一次李以成趕集，在路上的一個佃戶的小孩，見了他問候說：「大叔趕集嗎？」這又冒犯了他，當場打了小孩一頓，回到家又打罵小孩的父親說：「你爺倆爲什麼都叫我大叔呢？」結果佃戶磕頭賠禮了事。

強姦農民妻女。安山頭某家，因在李以成的宅子上開小舖，他就強迫其女與他陪宿，否則馬上便收回宅子趕出去。又如李明儒叫東菜園上一佃戶的妹妹作活，便乘機留下不准回家。

地主孫某的一個女婢，因一點小事被打了一頓，她想跑出去，又被捉回來，活活的打死了。

上面說的地主的封建剝削壓迫，只是農民中「千古奇冤」中的一小部分。窮人受盡了苦難，一時是訴說不完的，但是自從共產黨八路軍去年開到了這地方，領導農民減租減息，翻身抬頭，才能開始一字一淚的痛訴他們千百年的怨恨，大家都決心永遠跟着共產黨走上幸福解放的路。

泗河邊人民的怨恨

立言

編輯先生：

在鄭莊一萬數千人的大會上，延福堂地主的兇惡面目已大白於天下。現僅將耳聞目見的事實，寫成一文，希在報上發表，而將泗河邊人民二十多年來的怨恨，痛述於各界人士之前。

立言 二月一日

一、移禍河東農民良田變成河道

泗河發源於泗水縣境，過鐵路向西南流，入南陽湖，好像一條大蛇似的爬伏在湖東大平原上。每當大雨，山洪暴發，沿泗河直下，往往因河床狹小，沖破河堤，淹沒兩岸田園土地，使成千成萬的人民，背井離鄉，乞食四方。人民爲了防止水患，在河的兩岸修成大堤，當大雨的時候，堤上都站滿了人，在風雨中日夜巡守着。鄭莊在河西岸，河身沿莊跟西南流，也常受水害。十幾年前，延福堂便藉官府勢力，在河西岸插樹柁子，修東西堤，使水直向東灌，河東岸羣衆大爲驚慌，上下團結起來，向舊政府請願告狀，弄得滋陽、濟寧、鄒縣三縣縣長來視察河堤，經廣大羣衆要求，三個縣長只得到延福堂求情，要求停止修築，但却爲張大脚大罵一頓，駭怕丟掉官職，偷偷溜走，致河床年年東移，沖

搶東岸無數的良田。提起這件事，河東的人民無不痛恨。

但這樣並未使延福堂心滿意足，張大腳還有更毒辣的企圖，她想着用泗河沖散東岸的人民，低價收買舊河床，將大塊土地都霸爲己有。抗戰後，鬼子來到鄭莊，她便買通鬼子隊長，叫鬼子在鄭莊東二里左右，另開河道，使水直向西南流，如此以來，河東人民的處境更加悲慘了。日夜爲她出伏挖河，用自己的手挖掘自己的良田，是如何淒慘的情景啊！講理大會上，幾十個人都傷心的講着這件事。擄子頭一位老太太咬着牙向張大腳：「你這個老婊子，你把俺地挖了，俺要飯都沒地方去呀。」張大嫂大喊着：「俺十六歲孩叫扒河淹死呀。」現在的泗河已離開那莊里半路，往日的河床，今已淤成延福堂的良田，但泗河是埋藏着許多屈死的屍骨與人民的血淚！

二、「泗上橋」——通敵鐵證

民國三十一年，敵僞住於鄭莊，企圖在泗河上修橋，打通鄒濟公路。延福堂則爲了走大車便利，早有修橋打算，因此正中張大腳心懷，便與敵人配合一起向周圍村莊要木料、石頭、人工，要送不來就叫僞軍網綁打罵。從三十一年八月開始動工，至三十一年七月才修成，羣衆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馮集控告狀子上寫道：「延福堂惡霸張老媽子勾通漢奸，強迫將馮集村屋台石門枕浮石共拉去三百餘車，水桶十餘付……號全村樹百餘株，折洋八百餘元。」但延福堂樓閣重疊，茂林插天，絲毫未動。延福堂不僅達到願望，且還蓋與鬼子「相映生輝」。橋落成後，在橋西頭立豎二碑，路南爲鬼子的，路北爲延福堂的，現將碑文摘錄如下：鬼子碑中間寫「泗上橋」三個大字，上寫「昭和十八年

七月吉日」，下寫「佐藤部隊新津隊架設寬濟道尹程銘書」。延福堂碑題新修鄭莊橋泗上橋落成記，內云：「同人等審度地勢，應有橋樑，但有志未遂，引以為憾者久矣。本年春，承駐濟友軍佐藤隊長熱心提倡，縣長周公仲軒設計履勘，由本區附近各鄉集議東策劃，募集石料，鳩合人工，更蒙友軍捐助水門汀，趁春李水落，限期興工……橋二百公尺，寬容雙規……」下寫「鄭莊延福堂立石，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下浣穀旦。」鐵證猶存，延福堂勾結敵人，殘害同胞，舉行皆知，但却毫無悔悟，還勒以金石，真不知天下有羞恥事。正如張大脚所言：「甯給鬼子納重糧，也不叫八路軍叫大娘」。

三、重租剝削與公開掠奪

延福堂所以能够暴富，是完全建築在壓迫與掠奪上。張大脚能够鯨吞也能細剝，兇惡之中還裝點假慈善。現摘主要的陳述幾點：

(一) 泗河道決口都會造成成千成萬的羣衆家破人亡，蝗旱成災也是如此。但延福堂却是例外，這樣的年頭正是他發財的機會。大水沖來秋收無望，農民爲了弄幾個錢逃荒，便將自己的地賣給延福堂了。良田淤上沙子沒法種，延福堂也用極低的價錢把它買來。

(二) 重租折地是延福堂的拿手好戲。延福堂出租土地絕大部分是定租。不管水旱蝗災，一律按數交租，但由於天災（泗水決口、旱災、蝗災）人禍（敵僞匪的燒殺搶掠）的降臨，十年九不收，產的還沒租價多，農民們沒辦法被迫將自己僅有的一點土地折給大地主了。這樣的例子是到處可見的，被折去的土地可能在數千畝以上。現舉幾個例子：尹溝尹肇嶺租延福堂地，民國二十九年天旱失收，

欠租糧九十元折去一畝四分；三十二年又天旱失收欠租一百五十元，割去二畝五分穀子，將地收回。南貫集臧冠英租二十五畝，因歉收交不上租，折去四畝二分。東里彥季兆傑折去二畝，李兆福折去二畝，李鳴山折去三畝八分，李鵬翼折去二十四畝，李鳴峻折去三畝，張玉桓折去二畝五分，沙行李洪昆折去二畝，張家莊張奇環折去八畝三分。

(三) 賤賣賤租。農民們借貸無門，只得賣地，但又希望地賣了還由自己種，延福堂便提出「賤賣賤租」的口號，以欺騙農民。頭一年租價低些，但以後又漲上去，不租就收地，且對於田賦公項等負擔一律不管。邵家莊狀子上這樣寫道：「民國三十一年賣地給延福堂，每畝價洋一百八十元，紙筆及各種化費每畝十五元，從地價內按數扣留。價輕租重，誰賣誰租，不准拖欠，糧租送時，從橋上走皆得報捐，送到得全出風（晒乾），用大斗量」。李洪峴民國二十六年賣給延福堂五畝，平常賣價每畝四十五元，爲了租種，只賣三十元。張家莊張奇福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初五賣給延福堂二畝，三十三年正月才過公項，前十一個月公項一概不認。東里彥季兆昌賣地三畝三分，糧差每畝攤七十七斤，但延福堂只出五元。

(四) 工資不給或少給。延福堂僱工人想給多少就給多少，不願意就打出去。佃戶白出清工，更不用提了。張玉榮爲延福堂打清工，言明一千元工價，但只給四百元，再要就罵。唐成吉給打短工十餘年，每年只給四個月的工價。張方聲的二弟及小兒夫秋爲延福堂作活一月，不給工資，前去要，張大脚喊人打了數棍。民國二十五年尹祥珍女兒給延福堂當使女，民國二九年還家，只給大洋十元。但她對僱工壓迫是非常殘酷的。青年劉風和在大會上說：「給她延福堂打短，俺去拉屎，張老媽子說裝的，喊狗腿子就打。俺尿都撒在褲子裏啦。她用女工不用年紀大的，隨便打罵污辱，常說『我都讓你

們帶大肚子回去」。

(五) 收買僞軍爲催糧隊。誰欠下租，即派僞軍去催，打罵交加，故誰也欠不下延福堂的賬。如張計有租地六畝欠租一斗，派僞軍抓住吊打，臨走要了放繩洋一百元。

(六) 強霸硬賴也是張大脚常用的慣技。延福堂有一個野心，就是要將鄭莊完全變成她的土地，但鄭莊還有幾家小地主，他便想出種種辦法把他們也弄窮了。民國十八年，延福堂狗腿子強姦陳五大袍姪媳婦未成，張老媽子鼓動腿子與陳五全家打架，以後告到官府，却將陳玉保五爺（也叫陳五有二頭多地）拴去押了三個多月，化了兩頃多地，弄得傾家蕩產。南貫集李興軒租延福堂地，押租四斗高粱，三十二年地被收回，上鄭莊要押租給麥苗錢，但漢奸却不叫進去。孫徵讓說「國民軍進濟甯時，地無人種，杜小樓叫我在河灣種高粱頃多，連鋤三遍，又打巴拉，用工幾百，皆是求借，麥季張老媽子回莊不讓收，再找杜小樓不見面，只給利濟票二百元。與他講理，她用叉子打我，無法可使，只好不要。延福堂初來鄭莊買了七十頃地，內有二十頃八年以後才交地價。拐子頭張方東在二十年前賣給延福堂二畝半地，共價一百零五吊，只給一百吊，下欠五吊至今未還。在張大脚這樣橫行霸道下，自然就會拿人命當兒戲。僅在大會上揭發的就有六條人命，並且勾結僞匪捕害抗日人員姜光富。

(七) 延福堂爲了掩蓋自己的兇惡面目，還想出放飯修廟的辦法來。當災荒時候張大脚硬弄了些地瓜秧子稀飯叫窮人去吃，但去的人挨着罵，等到晌午才能領到一碗稀飯。青年婦女服裝乾淨點的去要飯，便要遭張大脚臭罵一頓，說把她的「做活的眼睛都看綠了！」「你另嫁個主不了！」

延福堂的故事實在太多，真是三天也說不完，爲篇幅所限，就寫到這裏爲止吧！

謙益堂地主打佃戶「清工」的故事

馬英

一、頭頂着孝帽子「看靈」

地主李以成爹爹的屍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燃紙燃香把屍首弄的發臭了，滿屋的臭味叫人惡心。佃戶謝得祥是叫去打清工「看靈」的，一步也不能離開，他受不住臭味，把吃的飯滿口嘔出來了。因為他是守靈的，就和李以成的家裏一樣的頭頂着孝帽子，身上穿着孝衣服，成天徹夜的守着，好容易熬到送殯了，把棺材抬到老遠的費縣城東入了林，謝得祥心裏想「這回可算完事了」，誰知道還不行，還得陪李以成看林，整天給他倒茶，端茶，按煙，晚上睡覺時沒的蓋，李以成拿出個連屎加尿又臭又騷的被子給他蓋。他心裏想「這怎麼蓋呢？」又不敢說出口來，還得馬利的謝謝「老爺」的「慈悲」！

二、洗尿接尿

李英汝在南京得了肝病，回來臥床不起。神媽想了個治的辦法：用剛下生小孩的胎衣，一種是把烤焦碾碎泡茶喝，一種是切成塊包飽子吃。這個藥方弄起來臭氣難聞。地主又拿了佃戶魏大娘張大

娘的清工，她倆弄好了還得一杓杓的餵李英汝。要拉屎的時候還得一個抱起來，一個給洗屎接屎。這樣整整的折騰了三個月，她倆伺候着連鞋帶子都沒解過。李英汝死了，當天晚上地主硬說她倆偷了他家三十塊錢，攆走了。三個月一點工錢也沒給。

三、吸膿

李賢汝的老婆生了奶瘡，怕自己小孩吃了不好，就叫佃戶李景山的老婆來吸瘡裏的膿。李家來了，站着吸說痛，蹲着吸說矮，死逼着跪在她奶上昂着頭吸。吸出膿來還不許你吐到地上，得吐到盆裏。她還要看膿色看病。吸完膿讓李家空手回去，不像個事，也說不下去，就找了個岔子說，李家偷去四塊錢，還網着用鞭子打了一頓。

四、從小伺候到老

張大娘年幼的時候，就讓地主李加計叫去伺候他的老婆。天天晚上要給他洗澡、端茶、掌扇，屋裏點着燈，不許關門，又不許「屎克郎」進來。張大娘就整夜的站在門口等着打「屎克郎」，一回臟睡了，「屎克郎」進來了，李加計的老婆，打她把青竹竿打斷了三截，罰跪直頂到鷄叫。

佃閨女上茅房，夜裏得打着燈，白天得叫她先用掃帚把上茅房的路掃一遍，再用條帚掃一遍，再領着去還得打着蒼蠅。你想想茅房的蒼蠅怎麼能打淨呢？夜裏主家要解手，她的雙手舉着尿甌。早晨

起床，先把鞋遞上，不許摸頭也不許抓癢。「小姐」們洗臉時，盆子先刷幾遍，一手倒水，一手端盆，然後再端着讓她們洗。晚上怕老鼠進了盆，還得常起來打着。

她家更道裏栽了四溝子黃瓜。一夜下着大雨，更多天的時候，對面都看不見人，「小姐」們叫去摘黃瓜。她在水裏湯來湯去一共摸了七次。第一次說是頭上的，再一次說是根上的，把黃瓜都摘下來也沒有一根合適的。結果抓住了小辮，挨了「小姐」們一頓苦打。

五、驢後喘

天下那有「驢後喘」？地主四壞肉就有這樣的事情。一出大門，佃戶胡金令就把他抱到驢身上，秣房是個平川大道，一上路走驢跑起來，胡金令就在驢屁股後追，汗流的像瓢澆的一樣，扒了光屁股還是氣喘喘的。好容易剛趕上，他又舉手三鞭，驢又跑快了，四壞肉的嘴裏還罵着：「你這個小黃黃連走驢都趕不上」！好歹的到了地方，胡金令跑暈了，一頭栽倒了。四壞肉還和別人說，「到底二條腿的不如四條腿」。

（魯南時報）

魯南高利盤剝的幾種形式

從冀南幾個村的借貸關係的調查中，感到我抗日民主政府雖曾頒佈了減息法令，但是今年在農村中高利貸的封建剝削仍是嚴重的以『黑市』在流行着，貧苦農民忍受着很大的痛苦。目前正以查減為中心的開展羣衆運動。如對減息工作不够重視，將影響到今春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下面是農村中流行的幾種高利貸剝削形式與實例，供大家研究。

(一) 吃一還兩的糧食賤。這種借貸關係是極普遍的一種，例如車莊王仲富，今春借到某富戶六升高粱，麥收後還乾麥子一斗二升，而且借的高粱是非常的賤。另外有春借一斗高粱，麥收後還二斗麥子，時間都不到一月，但利息則達百分之一百以上。

(二) 菓子(花生)餅賤。這種借貸關係亦極普遍，其利率差額亦不一致，如車莊富戶陳克全，在去年陰曆三月，放菓子餅十斤，麥收後要一升麥子，合十六斤。另外有借六斤餅還一升麥，有借菓子餅一百五十斤還一斗五升麥，合二百四十斤者。並且菓子餅當時市價每斤八元，麥後麥子達十元一斤，現在則達十五元一斤，借貸時間亦多不到一月，利息之高可想而知。在要莊這種借貸形式佔借貸關係之三分之一。

(三) 糧食(或菓子餅油等)先折高價。要莊貧農某借六斤菓子餅，當時市價每斤八元，現折價一百二十元，合二十元一斤，利息達百分之二百二十五。又有借六斤菓子餅，四十九斤羊毛，合一

百八十元。又有去年春借油五十斤，按當時市價共折錢四百元，又折成一百斤麥，現在還麥一百斤，合市價一千九百元。又有春借二百元。折成菓子餅五十斤，後一斤餅還一斤麥，共還麥五十斤，當時合五百元，時間不到一月，這種借貸的剝削辦法，折來折去利息更高。

(四) 利上加利（即複利息）。例後張里莊貧農劉永年，去年春天借到地主兼高利貸者王錫品五升高粱，當年秋天還不上，利上加利，今年秋天還二斗高粱。劉永年把住的宅子賣了七千元，始能還上。有的春借十斤菓子餅，麥後還一升麥，還不上時秋後還二升高粱。有的春借九升穀子，麥後還麥一斗三升五合，又至秋後利上加利，共一斗九升高粱。

(五) 指地作保過期收地，或屆時收地。這種剝削，即是債戶以地為抵押品。借貸時間最短，條件最苛，是貧苦農民最痛惡的一種。例如遭家租貧農尚傳寶，尚傳珠，於春天各借某富戶六百元，各用地一畝做保，秋後各交高粱六升，當時合市價六百六十元，而本未能償還，現債主即聲明今年割麥。又如四年前麻窩湯某，借王刃昌錢若干，以四畝地為抵押品，到期本利漲到四百元，此四畝地即被債主強霸去。王鳳朝春天借地主王刃品一斗高粱，利息為吃一還二，指地作保，期限為到陰曆八月十五日為止，然而到了八月十四日債主就強要收地。

(六) 聽漲不聽縮（借糧不借價）。這是富戶在糧食賤時借出，至糧最貴時用最高價收回糧或錢的一種高利貸。如車莊牛克明於春天借麥四升，當時每升一百四十元，到十月間麥漲到二百元一升，即還八百元，時間為四個多月。又有春借花生一百斤，當時市價六百五十元，而先折價九百元，秋後償還。這種剝削也是農村中最普遍的一種。

(七) 工夫賬。這是一種負債勞役的高利剝削。例如：春天借富農一升高粱，折現價三百四十

元，短工每日折工錢十元，而在農忙的時候，無論當時短工每天工價漲到多少錢，仍按十元計算，故須以十四個工夫抵償，甚至有借一斤糧食需要二十多個工夫償還者。

(八) 投機的農業高利貸款。這種剝削包括米子賬、菓子餅賬、梨賬、柿餅賬、羊毛賬等等各樣形式，例如今春某些人以六元一斤的金銀化收下，時間不到二十天，每斤市價即漲到十二元，但商人仍按六元一斤收納；這種亦是較普遍的一種。

(九) 押青苗與押青枝。押青苗的剝削即是在春荒時貧苦農民以低價將成熟的麥子押給富戶，待麥成熟時債主收麥抵償，這樣麥的成本要比借的錢超過十倍以上。押青枝的剝削就是將果樹用低價押出，債主收山果作利息。例如在桃峪周圍，春天將三棵山楂樹每棵一百元押出，但每年每棵所收的山楂價錢已超過本錢的數倍。

(十) 月銀。這種是錢款的，以苛重利息進行剝削，例如借錢一百元，十個月本利則為二百元，按月交息，每月交息十元，十個月共需交利一百元，並多指地作保，到期還不上即沒收土地。

僅據以上的幾個形式證明：貧苦的農民多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肚子餓的吱吱的叫的時候，心中明知道虧死了，而不得不忍受高利貸的剝削榨取，那些高利貸者多為地主或商業投機份子，乘機並以偽善的『恩情』面孔向這些飢餓貧困農民實行『傷天害理』的高利盤剝。貧苦農民是極其痛恨的，許多因為債務所逼而愁眉不展，甚至有上吊的，減息是為了解除羣衆切身的痛苦，也是發動羣衆的一個重要工作，我們必須重視。

(大衆日報)

黑龍村佃戶的控訴

黑龍村是滄縣南皮地區最大的封建堡壘之一，全村五百餘戶，除去劉姓地主二十餘戶以外，都是從其他地區移來的雜姓佃戶，劉家地主是從明朝起的老財主，據當地羣衆說，劉家在燕王掃北時，仗官府勢力，手指爲界，霸佔良民土地，成爲田畝縱橫的數代大地主。他們對佃戶和貧苦農民的統治是異常暴戾的，禁止佃戶叫地主名字，連說劉字都是犯罪的，佃戶只能喊地主家的堂號，如什麼「福壽軒」（劉釀泉家祖堂，即當地所稱的老壽星家），或稱什麼老爺，什麼少爺。

地主對佃戶有生殺予奪之權，可隨意打罵、殺害、驅逐及強迫做任何苦役。有的地主對佃戶還保留最原始最野蠻的初夜權。至於他們自己娶妻納妾，強姦婢女，過着荒淫無度的生活。因爲黑龍村惡霸地主的勢力統治一切，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走狗便選擇了這個莊村按設了據點，從此劉家地主便勾通敵僞，屠割羣衆。

去年秋初，八路軍解放了黑龍村，被飢餓和封建枷鎖羈絆着的佃戶們，開始在我黨民主政府扶植下抬起頭來，要求翻身，要求清算數十年來的血賬。就在陰曆十一月二十一日破曉，晨鷄把血淚的人們喚醒了，大家提早吃飯，到中街去開講理大會。這天雪下的很密，北風透骨的刮着，但集結在一起的一千四百多個佃戶羣衆對這些好像都沒有感到，聚精會神的在開會，全場充滿了憤怒。

會場的台上高懸着「莊戶孫翻身」的大橫匾，毛主席肖像底下是羣衆選出來的主席團。這時候台

前的人羣中，有的眼睛已經潮濕了，有的在啜泣，有的在揜着袖子雙手插在腰裏帶着滿面的怒氣。七十歲的唐大娘一跛一蹶地出現在人羣前，她是從王公良家趕出來的，想到數十年的冤屈可伸雪，她興奮的一夜沒有合上眼。主席說話了，叫佃戶們起來講理，一向以欺壓佃戶爲能手的何太太上台去，台下立時怒吼起來了：「何娘們，你還不講理嗎？還欺負窮人吧？」佃戶牛萬是第一個跑上台去的，他指着何太太說：「何老婆，俺那年給你幹了三個月的活，俺去和你算賬，你一個錢不給，還說俺欠你的，那時沒有俺窮人說理的地方，你叫了壞蛋區公所的人們來，把俺捉去押了兩天，罰了二百元錢，連區公所裏壞蛋們吃的飯錢都叫俺還上，俺的一畝地就是這樣賣光的。何老婆你說，對不對？」「對呀！」台下的人聲齊證明。窮劉（與地主同宗的貧民，都稱爲窮劉）劉沛突然也被憤怒的烈火驅逐到台上去講理。她一手點着何太太，一手在指手劃腳的說：「何老婆，你有人心腸嗎？你把貓裝在「環」的褲筒裏，抓爛了人家的大腿；把蝎子放進了環的褲筒裏，人家孩子越哭你越笑；你還把家人同「環」一齊趕到院子裏，脫的赤條條的洗澡，你坐在月台上看景緻；你更把帶刺的黃瓜往了環那陰戶裏填，了環哭的沒了人聲，你倒看着很好玩。你活活打死了四個丫環，你是什麼心？你比蝎子還毒啊！」她喘了口悶氣，繼續說：「何老婆，你逼着佃戶張大娘給你洗衣服，洗的不自換你的罵，洗破了一點，你就揍人家，最後拔鍋揭席，把人趕走。何老婆，你算享福够了，多少好椅子好桌子都叫你劈着玩了（她愛聽刀劈木器之聲），你用香油澆花，你……」女人氣的說不下去了。這時佃戶們的仇恨轉到地主劉太古的身上。張桓芳眼睜的滾圓，高呼：「劉太古，你放的糧食都是借一還十，除外還跟三分利，我的地就是被你的利息滾光的了。」「吃人肉，喝人血！」台下的呼聲打斷了他的控訴。四五個青年一塊擠上台去，窮劉劉青山說：「你是人嗎？你和親生的閨女兩個姪女亂來，養了兩個私孩子，

逼着佃戶給你埋，現在你七十五歲了，還雇着年青的花活（地主雇着侍候自己的女子叫花活）春香和小萍，也叫你強姦了，人家羞的沒有辦法，喝洋油死了。你簡直不是人呵！」台下又喊：「劉太占不是人，霸着閨女不出門。」

訴苦的人已辨不清是誰了，但事實說的很清楚，「劉太占，你遭了土匪怨佃戶張子厚、李玉振勾來的，你在莊裏找不出證明來，可是你找上宋哲元（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的門子，把他倆屈殺死了。」七十三歲的唐大娘爬上台去，她哭啞了嗓子，聲音很微弱。平時這麼多人是不會聽得清楚的，但是大家被她的眼淚吸引了，全場鴉雀無聲的傾聽她一字一淚的哭訴：「劉家害的俺好苦呀，俺從十九歲出嫁，就給姓劉的作佃戶，每天給地主老爺太太們洗衣裳看小孩，可是一天只給我三個窩窩頭，我還有孩子，那能自己吃下去呢？天天喝碗湯搗糞，窩窩頭留給孩子吃。這些苦還是小事，俺還叫地主打死了兩個人命，幾十年前俺那唐鑼（她孩子的名字）爲了到地主花園裏摘了一枝杏花，叫地主劉釀泉看見了，拉過俺那孩子去打，又打，又逼俺回家打孩子，這樣還不行，又叫俺男的把唐鑼送到他面前，叫俺們佃戶看着他打。我的兒呀！你死的慘呀！我的兒你……」她哭的不能往下說了，「劉釀泉你好狠心，你用棍子打死了我的兒，我兒臨死的時候還說：『够了老財主打，死俺，俺爹的一條根就完了。』不到一個月，俺男的疼兒也死了！」唐大娘戰慄的快跌倒了。全場的人都感動的流下眼淚，有的也嗚咽不成聲。千多個人一個聲音：「屈呀！冤呀！」

接着唐大姐，一個連一個地吐出他們幾十年的苦水。

「劉釀泉，你老爺死了用活人殉葬。」

「俺佃戶家娶媳婦，地主家有初夜權，俺眼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強姦。」

「俺佃戶死了人不讓哭，不讓穿孝，地主死了人，叫俺佃戶們男的架着男的哭，女的架着女的哭，糊上紙人，寫上佃戶的名字，說是某某在陽間侍奉你老爺，到陰間也得好好侍奉你老爺，這簡直把俺佃戶不當人。」

「劉醜泉，你的兒劉鐵如夜裏騎洋車，叫佃戶頭裏打着燈籠跑。」

「劉醜泉你兒劉鐵生強姦了自家的丫環，霸佔了姓魏的老婆。」控訴者一個十個二十個三十個……，他們的冤屈像決了堤的黃河，傾洩不完。但時間已晚，不得已宣告結束。

散了會，人們都走開了，只有唐大娘一個人站在毛主席像下，看了又看，充滿淚痕的臉上愉快的笑了，並自言自語的說：「毛主席是俺永世不忘的恩人，你是俺永世不忘的恩人！」

渤海地主收租剝削的方法種種

王非

墾利土地問題非常複雜，地主剝削佃戶，花樣也特別繁多，以地租種類來分，則有貨幣、實物（包括糧食、禮物等）、勞役地租；依以剝削方法來分，則有分租、定租和不規則的租法。這兩種分類法結合着，具體說明如下：

一、定租。這又名死租，有納錢、納糧兩種。近年因幣價不穩，絕大多數已改為糧租，一般三斗至七斗，最高達一石二斗，平均產量每畝一石五斗至二石五斗，折合粟二佃八至粟六佃四，年景荒歉，地主也不減輕，有的佃戶因為收穫不夠交租，就連地帶莊稼全部交上，名曰『交鏟』。去年周某給劉某帶管土地四百五十六畝，原為四斗份子，並早收小租，但因蝗災嚴重，多數佃戶都實行『交鏟』，白白勞動一年，還賠上了種子和肥料。

這樣租法除收穫的，交正租（俗名份子）外，多數還交一部地租，名曰『小租』，這是舊政府統治時代遺傳下來的，地主為要把負擔田賦雜捐轉給佃戶，即春交一元貨幣，但以後却逐漸變成佃戶的保障（實際上是沒有保障），形成『寨錢』一類東西了，有一年小租即可種一年地，否則地主即可隨意收回土地。

近來物價不穩，地主把收貨幣預租，改為糧食預租。名曰『上交份子』，就是將所分租額，在種地前先繳納一部，其作用與『小租』一樣。

『小租』或『上交份子』約佔全租額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佃戶在春天多是缺糧少錢的，若取取錢交付，連同利息計算，則佔總租額的百分之十至四十。

二、分租。這又名『活租』，收穫後按產量分配，其租額多為業二佃八至業三佃七，特殊的有業一個九與業佃各半者（廣饒多業佃各半），其餘條件與定租同，這種租法在墾利很少，在廣饒却多。

三、預租。俗名『大租』，又名『一把獸』，『一把抓』，也是一種定租，但其租額，是在墾地之前即悉數繳納（亦分錢、糧兩種），一般的較秋後交租數額為低。糧數普遍為三斗至六斗，錢數每二年為四十五元至六十元一畝，去今兩年均有每畝地糧食六斗者，按繳納數目計算，一般為業二佃八，如加上利息，往往成爲業佃各半，或業六佃四，近來地主爲加強其剝削，竟有按照減租數額實行三年至五年的預租者（霑化卽有此等情形），若原租率爲業三佃七，按一般利率生息計算則第四五年即等於將全部產量交租，還差百分之三十六至五十（由取糧預交租者極少），有的地主住敵佔區，糧食運輸不便，有預租每畝六斗，地主家是情糧食者，即折糧一石，合業佃各半，若按一般利率計算，除交全部產量尚差百分之五十。

這樣，租佃關係是地主剝削佃戶更加毒狠的一種手段，以預收之地租，再放高利貸，剝削佃戶，這樣地主又兼做債主，貧苦農民一面交息，生活都難以維持，那願得施肥精種。

四、勞役地租。俗名『工夫地租』，即以勞力抵償地租，或除勞役負擔外另加『小租』，這有三種計算法：第一種是地主出荒地，佃戶出人力開荒，佃戶每開三畝給地主帶一畝，一年收穫後，即將地全部歸還地主，另行講究他種租法；第二種是地主出租大部土地，留少部自管，佃戶即代地主耕種

自管部份，另外交小租，一般的是租三畝，地主種一畝；第三種是租地後，說明作一定數額的短工，一般的每畝作短工五至十個，地主何時用，何時通知。折合糧食三斗至六斗（這一種是以前中小地主準備自管或開荒形成的，目前很少存在）。

以上各種業佃關係，除正租小租外，還有大多數的地主要佃戶代為交納政府之一切負擔，公糧負擔辦法有二：一為地主接收租數量計算負擔後，由佃戶替地主交納；一為直接將產量全部計入佃戶名下，由佃戶一方負擔。按前者計算，地主一般的較佃戶負擔比率要高；按後者計算，佃戶也因而提高了負擔比率，所以無論如何，總是佃戶吃虧，田賦和多交的一部公糧，均為佃戶的額外負擔。另外有的地主和二地主要佃戶代為打水，撥佚墾荒，曾經存在的耕種費、收割費等等更苛刻的剝削，這些都是地租以外的負擔，即超經濟的剝削。

五、各種額外剝削：

甲、替地主負擔：是地主的土地小部出租，大部自管，佃戶除替地主向政府負擔（公糧、田賦、附加快役等均屬之）並附小租外，不另交租，其租額為租種一畝負擔二至三畝，折合糧率為業三五六五，甚至業佃各半。

乙、這種負擔是投降派盤據以來，因捐稅苛重而形成的，現仍有殘存，實際上是大部地租預交的變相，因為田賦附加春天即要繳納，易於造成佃戶對政府不滿，生產亦受束縛。

乙、給地主送禮，開春先交租，每逢季節（端陽、仲秋、重陽等節）向地主送禮。這種租法多是大地主附帶的一種方式（租種園地或宅基等），藉以收買佃戶違其政治上統治佃戶的目的，形成人裕上的不平等。

丙、明典暗租，（典、墾利誤稱押），基本上是一種「預租」，與數年的預租法同，不過立有典契，更合法的要佃戶替地主負擔而已。這是在減租政策實施後，地主為逃避減租負擔而作的。明典暗租的另一種形式是連典帶租，一般的典一畝，帶二至四畝，典地一畝（其正式典當關係），立三畝或五畝地之典契，其他二畝或四畝是每年交租，租期隨典期。

丁、因為息借關係，債戶不能按時付息，債主乘機剝奪債戶之土地，命令債戶繼續耕種，按時向原債主交租。

以上幾種租佃關係，除一般的由業佃雙方直接發生關係外，還有二地主和代管人之間剝削。二地主即大批租入土地再分別轉租給佃戶，自己不種（或少種地），從中剝削佃戶（有時坑騙地主，基本上是剝削佃戶）。例如墾一區某某人租入政府土地二十五畝，每畝租額一斗八升至三斗六升，再行轉租給佃戶，租額與政府同，另外要佃戶暗中送禮，暗中替二地主負擔一部公糧。又如墾二區王某租入地主土地二十五畝，每畝租額一斗八升至三斗六升，再行轉租，則為每畝糧租四斗至五斗，小租五十元，還要佃戶代為負擔公糧，其剝削收入相當原租額的一倍半至三倍。代管人（多係土地距地主較遠，派專人管理者），因敵佔區地主與根據地隔絕，交通不便，也乘機進行剝削，如墾區石家（住敵佔區）之代管劉××對待佃戶要積極實行提租（已由三斗六升提至五斗六升），抽地（抽回招新戶，任其擺佈），回頭對待地主則說根據地內租額減到很低，負擔如何重，二十×年共收地租××石，但僅向地主報告二石，其餘全部自己吞食了，吞食的份租，比地主收入的多×倍。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定租適用於土地較好產量均衡的地區，租額應依照減租法令，適當減輕，「小租」則應切實廢除。活租適用於土質較差的地區，租率過高，亦應減輕。「預租」早經政府

命令取消，應認真做到，改爲正規的租佃制度。對勞役地租，則應說服，主佃雙方可改爲錢租或糧租，或乾脆改爲插夥。超經濟剝削，應切實廢除，明典暗租，基本上是預租，一般處理應和『預租』一樣，不然，則可改爲真正的典地關係，由息借關係而產生的租佃關係。不應視同一般租佃關係，而應將原地權確歸債戶，按期付息了結，中間剝削不僅影響佃戶生產，而且影響政府與農民的關係，礙於區地主與根據地的關係，地主與佃戶關係，所以更應用一切方法根絕之。

(渤海日報)

雪清十年的怨屈

建 羣

十年前，惡霸姜秀亭（當時之發城商務會長，德茂興利子號總經理）、姜錫山（當時之區助理員）、姜洪鈞（當時鄉長）、姜子芳等弟兄四人迫害、秘告，盤剝山角村三十七家武裝起義抗日的農民怨屈，直到今天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旗幟下才得雪清！

民國二十三年（即「九一八」事變後三年）時的海陽，是在國民黨壓制抗日運動的殘暴統治下，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土豪惡霸依勢橫行。是區、鄉、村的統治者，高租重利，盤剝無已。農民就在這樣重重的榨取下，喪失了土地。造成背井離鄉，賣兒賣女，骨肉分散的悲慘境域！同時也激起了農民無限的憤恨和反抗！當時在海陽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民羣起，組織了貧民會，並有一部分武裝起來，發動了抗日游擊運動。

共產黨員宋聚盛同志（綽號宋老五）領導的抗日游擊小組，為擴大游擊武裝，於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率山角等村革命人民到高家集，解決了區分局保安隊，獲大槍十二枝。復聚集上羣衆演講，痛斥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丟掉東北，及給農民的種種痛苦，迫害抗日活動。羣衆默默贊許，點頭不已。乃其當時，因忘截斷電話綫，走露消息，遭國民黨軍警尾追。次日晨，被包圍於尚山，激戰數小時，于連江同志（綽號叫二虎）壯烈犧牲，宋聚盛同志負傷與山角村之姜中太、姜鴻英等同志一起被捕，被監禁於海陽城。

惡霸姜秀亭聽說參加暴動的有山角村的農民，急忙趕回，企圖趁機詐財。拿出手槍，勁道道的在街上嚇唬羣衆道：聽說咱村有的是紅鬍子，想造反，這還了得，非抓不行！

二十九日的清晨，三十餘名反革命的區隊包圍山角村，指名抓人。但大多數同志都因暴動失敗後，悄悄的離開家了，僅抓去姜鴻福、姜佩富（當時的會員）、姜鴻文（代父）、姜榮（代子）等四人。從此以後，全幢人心惶惶，逃亡紛紛，即使沒有瓜連的人，也都提心吊胆的。有些胆小的都夾着棉被上不去不敢在家裏睡覺了。姜秀亭就在這時趁革命人民危迫之際。四處揚風，大施其詐財的無恥伎倆！

當時其趁機詐財的辦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一）先在家裏開了個名單，甚至有點瓜連的也開上，共三十七家，按其家境不同，決定索要數目多少；少則一百二十元，多則五百八十元。前後兩次，共詐財五千八百元。（二）嗾使其走狗姜希孟、姜桂忠四處揚風，託他去保，貸他的錢，以地作押，如其堂兄弟姜鴻福，被其陷害，在極苛刻的條件下，借出一百二十元，押去三畝好地。（三）當時姜中太同志已死（在姜中太被捕後，姜秀亭會控告他是土匪），姜鴻英已判爲無期徒刑。這時山角村人還不知道，他又想在死人頭上詐錢，三番五次勾結區丁到他兩家去以「案情嚴重」之名，索洋六百元。但中太同志的妻子回答的好：「能保命，八百元也給。」未給詐去，但詐去姜鴻英家二百元。（四）爲不給告密之乾兄弟姜鴻彩錢，竟反誣他亦是「共產黨」捕去，化一百二十元保出。從此姜氏弟兄不到一年之內便暴發起來！姜秀亭家成天拿着步弓到坡裏山上去量好地買，會於詐錢不久，一次就買了三十餘畝，在郭城開了個德華藥房，在發城開了個中西藥房。據說此後兩三年內，就在其重利

盤剝下，光押去木村的土地就是一百多畝，房子十一間。其他如發城等外村押的地還不知有多少。姜秀亭分家時才二十畝地，現在一躍而爲七八十畝地的富家了！老婆鑲上金牙，家裏僱上老媽，在烟台娶了個小老婆，成天肚子吃的油浮浮地拉閑話。——反動的地主惡霸姜秀亭就這樣無恥的在死人頭上，活人的血裏，建築起驕奢淫逸的生活！

二十三年臘月，張剝皮（驥五）下來清鄉。此前姜鴻彩出獄後向姜秀亭要索一百二十元，姜鴻福、姜樹林也要告他私自詐財。姜秀亭、姜錫山等因怕事洩，爲減去口實，和藉此打一警百，與鄉長姜鴻錫（其弟）趁張剝皮召集開會之際又密告了他們三人是共產黨。縣裏衙役把他們風箏活票抓去了，沒用分說就上上三大件：鐐、枷，坐不下，蹲不下，八天八宿沒吃甚麼，簡直不是人遭的罪！但，就這樣姜秀亭弟兄還是不死，一面假借台城、宅善、十字疃……等村的名義黑信去誣告他們，說他三個「實爲本鄉共產黨之首領，騷擾四方，塗害生靈，鷄犬不安，伏望鈞座（指張剝皮）爲民除害，處以死刑。」想供死他們。一面弟兄四人拿着手槍在全村嚇唬道：「我們置手槍就是專門對付共產黨的，他要共，我們就打死他！」

吧，吧，吧！現在甚麼都說不得了，救人要緊。雖然明知姜秀亭家是鬼，還得投在鬼懷裏，姜鴻福的老婆左思右想沒有法子，只得領着孩子去求他，大人孩子炕前跪了一大溜，含着淚說：「二哥，請你向上面說句好話，保你兄弟（鴻福是其堂兄弟）出來，唉……你不管大人，還看看孩子吧！」

姜秀亭和他老婆在炕上瞞着豬蹄子，連豚也不睬，等了好一會，才慢騰騰的說：「你能豁上錢嗎？」

「二哥，你看着吧，只要你能保出來，管豁多少俺也出，那怕賣孩子，賣老婆也定規短不了你的錢！」

「嗯，」他停了一會，仍然是慢騰騰的說：「他這場官司可重啦！不好辦！不好辦！一連搖了兩下頭。」

「二哥，你堪苦堪苦俺吧！」

「噯，這樣做吧。」他假裝同情似的說：「光化錢不行，還要寫個悔過帖子，才能保出！」姜秀亭從他慢騰騰的話語裏，伸出殺人不見血的自首的毒辣陰謀來。他放下豬蹄子，加重語氣說：「你聽着，只要你代寫張悔過帖子，二天後他就能回來，過年，一家老少就能歡天喜地的團圓了！」

她想，寫張悔過帖子要甚麼緊呢？他答應下，欣然領着孩子回家睡覺去了。

次日，一早爬起來，就到她公公那去商議：

「爹，二哥說，只要寫個悔過帖子就能出來了！我看咱託誰寫個吧……」

她的話還沒落音，公公就跳起來罵道：

「你女人家真不懂事！」劈臉打來，邊打邊說：「你乾脆讓他死了吧，悔過帖子是萬萬不能寫的！……」

激怒使他狂暴起來，像受傷的狼一樣，毒打毒罵了一頓，又伏在炕沿上痛哭起來，嘴裏不斷的罵道：「好狠心的姜秀亭啊！你想害俺老老少少一輩子不能抬頭啊！……」白花的鬍子，隨着抽泣，像

雨中的樹葉一樣的顫抖着。

不久，判決書下來了：姜鴻福判徒刑十五年，姜鴻彩、姜樹林都判了無期徒刑。

怎麼辦？探監的家屬，望着他們紅絲的眼睛，蠟黃的臉，亂蓬的頭髮，絕望似的對哭起來。

「救人要緊啊！」三家便商議變賣財產到烟台法院打二審，姜鴻福寧去了兩個閨女，花了三百元請個律師，官司才打出來，證明：黑信是姜秀亭弟兄假造的，暴動那天他們都沒有去參加。

在惡霸姜錫山、姜秀亭弟兄詐去的錢財和打官司化的錢，三十七家被難者據不完全统计共損失：錢五千八百元，賣房子十一間，賣地一百二十畝，賣驢四頭，牛兩頭，騾子兩頭，膏山嵐五塊，場院七個，此外賣閨女四個，坐監者四人，光榮死難者一人，家屬因嚇死餓死的兩個，因受刑不能幹活的兩個。因此生活驟然下降，由中農降為貧農，貧農變為身無立錐之地的窮光蛋了！平常生活所受的痛苦，非筆墨所能形容，吃地瓜葉、地瓜梗、花生皮、苞米塞子，是極平常的，姜桂民家沒得吃把十幾年的頭枕糠都吃了，姜樹林的父親餓的到山上去摘橡子，不住的說：「這個好吃！」姜鴻福的奶奶便餓死了，臨死想吃口苞米餅子都沒有。五歲的孩子沒有見過芋頭是甚麼樣，房子賣了沒得住，隣居因怕受姜秀亭家的害不敢留，沒法領着孩子，像黃狼子一樣，東家門口站一站，西家門口躲一躲。被難家屬自此以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好像比人矮三輩似的，走在街上不敢抬頭，站在人面前不敢說話，孩子和人吵架，別的孩子罵道：「你好，你家吃苞米塞子！」十年來吞糠嚙土，過着嘔和淚的日子！

在我軍打開海陽局面以後，姜氏弟兄畏罪逃到烟台去了。當時革命人民就想起來和他算賬，但爲

團結其抗日，把幾年來的血債忍下去了。在四一年後，姜鴻鈞在村中當書記，他竟暗地組織國特和其弟子芳組織僞新民會，破壞抗日工作，後携糧款萬餘元逃跑！十年來的血海深仇再不能忍耐了，於今秋減租鬪爭發動勝利後，三十七家受難的革命人家，聯名上區控告姜秀亭、姜錫山弟兄迫害革命，詐取錢財的罪行。

九月十日上午，山角村召開公訴大會。誰都知道翻身的時候到了，合疔的羣衆像潮水一樣的湧去。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十歲的孩子，都去了，五個隣村的羣衆也都匆匆趕來參加，首由區長宣讀狀子，並受理這一控告，提議成立調解委員會，共同處理。立時爲羣衆贊成，公推調解委員十一人。於是在陽光融照的樹林裏被難的三十七家革命人民，開始了血與淚的控訴：從上午九點鐘開始，直到夜深才完，每個控訴者都以悲憤而激動的語調，斥責姜氏弟兄迫害革命欺詐人民的罪行，每每說到極傷心之處。心如刀絞，不禁痛哭起來：「……我回來家一進門，知道奶餓死了，兩個閨女賣了，……」全場人都低下頭來，屏着氣，爲他們悲慘的事實所感動，暗暗的用手擦去抑制不住的眼淚，十歲的孩子也紅着眼圈哭了。

「俺男人在他家抗活，被補後硬叫他上呈子說他是土匪，攻死了！」久在暗泣的姜中太同志的夫人于姜花，她幾次的努力抑制了心頭的無限悲痛，擦了擦眼淚，硬朗朗地走上去質問道：「人家都是化錢買命，他却在拚命的攻死呀！俺往日與你無怨，近日與你無仇，我問問姜秀亭家心爲甚麼這樣狠啊！」她混身像火燒的一般，憤怒的烈火像要爆發的火山在她胸口爆炸起來，她的嗓子分外的響亮，她接着質問道：

「現在大家可以看見，俺男人當時幹的事，是爲國爲民的，是光榮的，爲什麼非制死他不行呢？」

我看姜秀亭家三個當漢奸，一個當投降，才是有罪的！」

「對呀！」「對呀！」全場的憤怒，匯成一條不可抗拒的洪流。姜秀亭的女入當眾承認了過去的錯誤，說：「我看他也不好，好！能給鬼子幹事嗎？」接着群眾要求清算過去詐去的錢財，都一一承認了。跟着喝血的姜桂中、姜希孟（已死）的兒子，也被羣衆鬧了一下，清算過去跟着喝血的詐去的錢，十年的血債，直到今天才申訴出來！

「這遭俺可抬起頭了！」散會後羣衆都這樣的說。

次日，區公所和調解委員會綜合到會羣衆的意見，認爲：惡霸姜秀亭、姜錫山、姜洪鈞弟兄，趁農民抗日運動失敗之危，賣人頭，喝人血，詐取錢財五千八百元，實屬傷天害理，應即將其財產折價清算舊債。其處理的原則是：

一、在寬大政策之下，照顧其家屬生活，每人留一畝半地，四家留一個驢子，場園一個，糞廠一個，房子每人間半到兩間，只准用不准賣。如姜氏弟兄能改過回家，就每人再給一畝半地。其餘財產全部拿出清算舊債。

二、算賬原則是：（一）按民國廿三年當時的包米折合市價，外加分半利息。當時包米一元五角錢一斗。五千八百元買三千八百六十六斗，折合現在包米價（每斗六十元）共四十五萬八千二百元，加一分五利，共一百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元。（二）因無錢付款，將地房子等按價折錢，（每級地二百元計。）償還二十萬零八千二百元，尚欠八十九萬七千餘元。爲爭取姜氏弟兄悔過自新，回家安居樂業，所欠之款視其抗戰進步的程度斟酌減交或免交。

68

三、給死難者祭墓。

四、對喝血者與其幫兇姜希孟詐去的一百四十五元，姜桂忠詐去之一百七十五元，亦按以上原則折價算賬，但因是幫兇，本寬大爭取之意，不再加息。

自算賬以後羣衆情緒均極高漲，紛紛加入各團體，並將算出之財產，合夥織組合作社，極積從事生產。

(膠東人衆報)

反對惡霸「段大德」

宋文彬

「段大德」是招遠有名的惡霸，是勾山區封建勢力的頭子。「大德」本來是惡霸段鳳鳴油房的字號，天長日久人們便將段鳳鳴家稱之謂「段大德」或「大德家」。抗戰前段大德有地三百五十畝，瓦房四十六間，僱了五個伙計（內有一個車夫），買了兩個婬子，還僱了一個做飯的女工。段鳳鳴的大兒子做買賣、開油房，二兒開粉房，並管理僱工，三兒子在濟南當律師，四兒子當鄉長。因此大德家便仗勢欺人，因為他有錢有勢能够勾結舊官府，羣衆吃的虧，就沒法說了。段鳳鳴的老婆更蠻橫，沒有她不敢打的人，鄰屋親朋見了她都駭怕。抗戰後，全家分了五份，段鳳鳴和他大兒死了。三兒從濟南回來後，被出動「掃蕩」的敵人殺死。四兒段芹堂，仍在趙保元部任招遠五區區長。時常領着拉驢隊出來拉驢捉人，民衆恨之入骨。

去年查減時，羣衆開始勸起來了，有二十五個村的農民要和段大德算賬，十月二十日，各村民衆湧進了段家疔，和段大德家展開熱烈的講理鬭爭，起初大德態度強硬，企圖刁賴，終於被理直氣壯的農民們說倒了，完全接受了農民提出的要求。二十一日，各村的代表及薄家村的佃戶共百五十餘人，到大德家算賬，大德家沒辦法，知道不講理是不行了。只得賣地還債，二十二日各村代表十六人又督促他賣地；但賣了五天，一畝也沒賣掉，這是因為惡霸家造謠吓唬羣衆說：「誰要吧！天晴時再說。」羣衆怕國民黨軍隊再來，自己受害，不敢買。同時敵人正在「掃蕩」我中心根據地，羣衆情緒

不十分穩定，又忙於備戰，所以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把地賣掉，把賬清算。

嵐路莊韓明仁，在民國十七年夏天借了大德家二斗苞米，當時合錢三十吊，十八年春又借了一斗，合錢十五吊，十九年借了半斗麥子，合錢九吊，共合錢五十四吊，韓明仁五年交了三百吊錢的利，在他家抗了三年活，工資全部頂了飢荒，去年算賬，段鳳鳴的老婆還說欠她一千一百元，把韓明仁嚇的跑到黃縣。這次韓明仁提出他窮的原因，就是被三斗糧的利息壓的，大家決定已交的三百吊錢算作糧的本利，三年工資按照最低工資計算，每年七百斤，共需賠糧二千一百斤。

嵐路莊王書仁在民國十三年被大德強霸去樹嵐一處，地八畝。除將樹嵐、地退回原主外，惡霸並拿出本幣一千元給王書仁，以補二十年的損失。

勾下店佃戶曹維生，在民國二十三年租種小尹格莊地主張典春（段律師的岳父）地八畝，段律師以女子承繼娘家財產爲由，和張典春要地，在麥子熟時，段即派人將曹維生租種的八畝麥子完全拔去，種上豆子，曹維生因爲辛苦種的麥子沒撈着吃，和大德理爭不成，起訟不起，得了癡病，滴水不進，一氣瘋死。到秋後張典春還向曹維生強要去租子。這次算賬除按每畝地一斗半麥子，一斗半豆子外，並包賠人命費六千元，以備祭靈用。佃戶曹洪寶兄弟二人也因被大德拔去麥子。窮的上了關東，這次算賬，十二畝地，賠償一千四百四十斤麥子，一千四百四十斤豆子。

段希的三間房子，段芹堂硬逼他拆掉，他蓋上祠堂，並說這房基很早是他老家給段希的，當時段希因家貧人熊，無錢無勢，只得把房子拆了。這次決定除將房基給段希外，並由大德家出洋五百元給段希，作補房費，祠堂由大德拆。

小裏溝張李氏在東窪的二畝地，正靠近大德，大德屢次跟她買，她不賣，大德便去割了她的樹，

張李氏和他講理，被他打得四十天不會活動，並將樹嵐霸去，二畝地被佔一畝。張李氏沒法，只得賤價賣給他。這次算賬八棵大棵，二十二棵小樹共合兩千八百元。大德除補樹價外，並出養傷費五百元、小麥八十斤。

統計惡霸欺騙、壓榨民衆的事實很多，沒有一件不使人聽了流淚憤恨的。合計二十五個村解決了四十二戶五十個問題，抽回霸佔的房基四處，地五畝，抽回高利貸押地三十畝，退回四個工人的工資糧三千一百七十五斤，退租二百斤，減租七百二十五斤（三十一畝地），算回強割樹一千餘棵，合本幣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五元，因強割麥子二十畝，算回麥子四千斤，敲詐、勒索、貪污款一萬七千八百二十八元，霸侵地的負担糧一千一百八十斤。

十二月五日，二十五個村的農民爲了慶祝鬪爭勝利，並澈底了解算賬的結果，便召開鬪爭勝利的祝捷大會，各村的農民，擎着大旗，拿着小旗，打着鑼鼓，唱着歌子，表現了羣衆團結的氣象，及堅強勇敢鬪爭的精神。首先由主席總結這次鬪爭勝利的果實。

原在大德家的孀子，在開講理會時她不知道，聽說這次開祝捷大會，她也起來參加。在大家提完意見後，她便登台哭訴她受惡霸壓迫的經過：「我的小名叫花，六歲被大德買來，我不知道我姓甚麼，也不知道是那裏的家，我在大德家整整住了十年，在這十年裏，人沒遭的罪我遭了，人沒受的苦我受了。我冷天熱天都睡在皂窩裏，冬天撈不着棉褲穿，沒鞋穿就赤着腳打水，凍的痛到心，冬天凍的睡不着覺成宿的哭，可是還不敢放聲，怕叫他們聽見了挨打。我八歲以後就天天挨打；我沒吃過他的黃餅子，待我真不如待他的狗。叫我這一輩子忘不了的有三次毒打：一次是給他打了個碗，老婆子（段鳳鳴的老婆）拿皮鞭打得我渾身出血，死去活來三次；又一次因爲我燒火慢，用鐵勺子把我的頭

打了一下，當時鮮血直流，因爲出血太多，死了又緩過來有兩次，現在我頭上還有個大疤；再一次是老婆子聽見豬叫，說我沒給他餵豬，又打我，我跑到鄰舍家，鄰舍都不敢藏我，又把我送回去，這回差一點把我打死，我沒想還能活出來。十六歲上他又把我賣了。」她說到這裏嚎啕大哭，聽的人都爲她流淚。接着她又說：「我整天憤恨，恨我父母心狠，把他的親生孩子賣給人家受罪；又恨我命苦；今天我才明白了，我的苦不是父母心狠，也不是命苦，是惡霸心狠；有共產黨的地方，就沒有命苦的人，我願受共產黨的領導，不受罪。我要和大德算賬！」

她剛說完，羣衆高呼：「打倒惡霸段大德！」一致意見要求大德給賣身費一千元。緊接着被氣死的佃戶曹維生之妻，向大家哭訴曹維生死的經過，當時情景非常淒慘。聽的人有很多掉淚的。當場羣衆提意見，要大德給曹維生祭靈。

最後，小襄溝宋善堂起訴舊政府扶植惡霸的罪惡事實說：「民國五年惡霸佔俺松嵐時，我父親即與他起訟。段鳳鳴知道自己沒理，先賄賂了舊政府三百吊錢，混官見錢立即將我父親扣押，硬說俺能大德家，在威脅、逼迫下，我父親屈服了。段鳳鳴回家後到處宣傳：「早知道官司這樣好打，還多打兩場！」段鳳鳴從此更混賬，所以段大德的壞，是和舊政府分不開的，我們要解放，要自由，非得建立民主政府不可。」

（膠東大眾報）

蛟龍區人民控訴胡伯衡

蛟龍區各救代表會給大衆日報的公開信

編輯同志：

我們寫這封信給您，因為您辦的是共產黨的報紙，是替老百姓說話的。

我們寫的什麼信呢？就是告胡伯衡的信。胡伯衡是個大漢奸，也是特務，從前在舊政府統治下的時候，是俺蛟龍區的區長，他是個封建頭子；是個喝血鬼；是個活閻王！

他當了十幾年區長，作的惡真是說一輩子也說不完。我們是職工會、農教會、青教會、婦救會的代表，就說說他過去對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的殘害壓迫吧！

工友小馮家，僱給他家幹了兩年活，他不給工錢，一年到頭吃粗飯。那天小馮家和別的工友在場屋裏歇歇說了句：『俺頭上綁鍋鏟——揸着吃也比在他家吃好點。』誰知被他聽見了，當天晚上，就拉到莊外槍斃了。他說小馮家說那個話算是土匪，就該殺。其實他想昧下他兩年的工價。還有工友小黃家也被他誣賴通匪，無故殺死了。在他當了區長以後，被他殺死的，就有二十多條人命，至於平時每天打罵工人，在他當然認爲是『小事』了。

農民受他統治壓迫的事就更多了。拿不上捐就挨打挨罰；拿不上稅，也挨打挨罰；交不上租，還不上利賬也挨打挨罰；到地裏拾些財主收落的莊稼也得挨打挨罰。他是『區長大入』，愛打誰打誰。愛罰誰罰誰，莊戶人看着他誰不打顛顛呢？他那小園子，不叫着誰也不敢去。他那些區公所轄的區丁，就是看門的狼狗，就是替他拿刀殺人的劊子手，誰要看着就頭痛。

他對婦女的壓迫更無天良，比方胡秀石的兒媳婦，因為和他圓頭吵兩句嘴，他就唆使圓頭脫了衣服到她家去辱罵，左鄰右舍都知道有了胡伯衡的話，誰也不敢勸，胡大嫂百般無奈，就喝鹽鹵死了。只要到他地裏拾過莊稼的婦女，都被他用馬鞭子打過，有的打得衣服破碎，皮開肉綻。并且他更下流無恥的強姦婢女。

他迫害青年的手段更毒辣。他當區長時，全區不准辦學校，朱鑾辦了一個高小，被他取消了，他却叫自己的兒子到城裏去上中學，他打算叫旁人都變成瞎子，他好子子孫孫的當區長統治俺。段山子段維休到外面上了學，他就把閨女嫁過去，使美人計，拉攏着供他利用。上面寫的僅是他在舊政府統治下當區長時所作罪裏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編輯同志您想想看，這樣的壞種當家，我們工人、農民、青年和婦女還有出頭之日嗎？

幸虧八路軍過來，領導抗戰，我們就組織起來了，他當然復生氣，因為他撈不着隨便打人、罵人、罰人、殺人了。他就帶着幾個狗腿子各處活動，當起特務來。利用各莊的爪牙，明裏暗裏造謠破壞。整天說：『八路軍不長遠』，『將來共產黨、農救會都該殺頭』。一些不明白的人就上了當，還在封建勢力身下老老實實的受盡壓迫不敢講理。大家雖然都知道和八路軍一同抗戰好，但因為怕胡伯衡和他的爪牙，所以也不敢表現積極。

上個月，就是五月初五的晚上，他偷偷摸摸跑到家裏來，把他的爪牙李文斗等找了去，打聽工作同志住在誰家，民兵住在誰家，並告訴李文斗他們說，最近就要求『自衛軍』到蛟龍汪、歡墩埠、夏莊三處按據點，別人減去租，闖去的地，都是替他看着的等，什麼都打聽完了以後，第二天夜裏，他就派人把鬼子帶到蛟龍汪，一下子搶去九十多頭驢，殺死了三十多條人命，你說說這是多大的罪惡呢？

誰不知道他住在小麥坡、董馬莊一帶當漢奸，國民黨現在竟封他當『臨郊海賴辦事處』的主任了。難道他是殺人有功嗎？是當漢奸有功嗎？我們蛟龍汪人民誰也不承認他是什麼『主任』。如果是的話，也是漢奸『主任』！特務『主任』！我們非逮住這個霧種公審他不可。現在我們訂出一個獎勵的辦法：如果是主力軍把他逮住，我們工、農、青、婦各團體再聯合開明上層人士，共同製一面大旗獎勵他。旗上就寫上：『爲國出力，爲民除害』，要是民兵或者旁的隨便那個人能逮住他送給我們，我們各團體就湊錢獎勵他。

我們要爲被害的許多工友復仇；爲被他逼死被他毒打和污辱的姊妹們報仇；爲這次蒙難的三十多位同胞復仇。我們這些在他十幾年統治下挨打、挨罵、挨罰的莊戶人絕不能再讓他到蛟龍區來，我們要過自由民主的生活了。

自從三十年八路軍過來，我們就組織起自己的團體，還成立了民主政府。我們的政府保護着我們工人、農民、青年和婦女的利益，還幫助我們翻身，過去仗胡伯衡的勢力蹲在我們頭上拉屎的封建勢力，我們都和他講了理，爭了氣。地方的事我們就當了家，由我們共同商量辦。佃戶減了租；僱工增加了資；過去被人用利漲準去逼着立了死契的土地宅子，也都贖了回來；生活都大大的改善了。這才真

是民主，因為老民裏頭，我們工人、農民、青年和婦女就佔最多數。從前當家的都是胡伯衡那一小伙。他們一小伙，整天騎在我們頭上吃喝嫖賭享福作樂。我們工人、青年、農民、婦女就挨冷受餓，挨打受罵，不算個人。那時不光說不民主，簡直是他們無法無天的世界。

現在呢！您看看吧！就拿我們這個大會上的代表來說，在從前，還不是論輩子流血流汗，受盡剝削，到死落口薄材，誰也不看着俺是個人嗎？這幾年却一天好似一天，我們二十七個工人代表，二年前才有一百一十九畝二分地，現在已有二百二十四畝三分地了。平均每人添了四畝地。再算算七十一個農救會代表的賬你看：三年前共有五百〇四畝六分地，現在是六百三十四畝一分地，平均每人也添了二畝，日子真比從前好的太多了。我們有三十九個青年代表和六十三個婦女代表，在從前也是誰都看不起，不是說『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就是說：『婆媽嫻辦做衣服是本份』，什麼事也管不着。這幾年來也一天好似一天了。單說我們二十八個貧苦青年代表：三年前共有二百六十四畝半地，現在就有二百四十畝地，平均每家也添了二畝七分地了，日子也好了。現在我們都成了大家選舉的光榮的代表了。坐在這裏有話就說，無呱不啦。商量些國家的事，團體的事和地方的事，你說我講，互相學習真是痛快。這種好處是怎樣得來的呢？我們都知道，都明白，是共產黨的領導，八路軍的保護，民主政府的扶持和我們自己的努力。今天我們單算我們一百二十六個代表所得到的鬪爭果實，就是八千〇十二元。這些都是過去被人非法剝削掠奪去的，現在又回來了。

頭一天開會時，劉區長來講話說：『我對大家幫助不够。我得改正，如不認真辦事，大家就可趕了我。』編輯同志您想想看：胡伯衡是舊政府的區長，做那樣多的惡，還不准老百姓說話，老劉替我們辦了不少的事，不圖吃，不圖穿，不圖升官發財，却說我們還可以趕他，這樣的區長，我們一輩子

也不會趕了他的。人心都是肉長的，共產黨給我們的好處我們死也忘不了，胡伯衡給我們的壓迫殘害，我們一樣是死也不會忘掉的。

此致

敬禮

晏克平、袁進金、韓利珍、朱大娘等蛟龍區工農青婦團體一百一十六個代表

七月十八日

即東大官莊群衆抗擊漢奸保衛減租勝利

邢化民

罪惡滔天的傅子安

傅子安是一個漢奸大地主，國民黨統治卽墨時，當過社長、鄉長、區長。事變後，在偽軍韓炳臣、紀淑和褚華林部下當漢奸，拉游擊隊，現在仍在卽墨城當特務頭子，收攏地方漢奸二百多，經常到北姑口一帶騷擾，下鄉屠殺人民，橫行霸道，罪惡滔天，人人恨之入骨髓。

他家原來有五十畝地，當了區長置上五百多畝地，還強霸了藍石頭一家大財主的土地、燒鍋、油房等全部家產。用大利錢又滾押了很多土地，光小官莊就叫他押了一百多畝地。他放一升穀一年滾六升麥子利息，窮人還不起，死逼把地押給他，他再高價出租，就這樣滾利；租滾租，剝奪窮人血汗發的家。

他當區長剝地皮辦法最毒辣，舊政府拔肚了，誰給他地就免拔，一起押了三十多畝。有一年他還下令收銅。于秀寬說：「把煙袋鍋都收了去，逼的我使橡子挖個眼當煙袋鍋抽煙。」大官莊于老大娘說：「娘家出關給配送的兩個頭簪子也叫他收了去！」直到現在，家裏還有兩麻袋手飾煙袋鍋。

他拿着老百姓血汗，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一畝地收三角錢買了輛小汽車，和他小老婆坐着逛。又下命令一畝地收二角五給他買了匹大馬，老百姓氣憤的背地說：「卽墨十區老百姓的命都不好，就是傅家的大門走在地氣上，兒坐汽車，爹騎馬，好大的臭鋪。」

大荒村王法盛的閨女，在濟南高中畢業來家，傅子安想強霸她當小老婆，叫大漢奸趙保元的團長李正和爭了去，傅子安氣不憤活埋了王法盛。他爹也和他一樣慘無人道，強姦了于××的老婆，還叫家下人兇被姦了的婦女拉到大街上亂打一頓，老百姓紛紛輿論着：「真是啞叭叫驢×了，有冤無處訴。」

傅子安的特務暗殺，更是兇暴殘酷，光有人看見死在他手下的不下百餘名，雙曠劉孝仁一宿就殺了四口，剩了一口逃亡海外，至今沒有音信。

增資減租反保長連獲勝利

大反攻後，區上來宣傳增資減租政策，大官莊工人自動組織起來，要求增資，傅子安他爹傅華文吓唬抗活的說：「千萬別聽八路的熊，叫工人增資，他好捉去當兵。」工人們說：「不聽兔子叫，去當兵，也得增資。」增資會上先增他的資，當場把他翻倒了。六十三個工人都順利的增了資。接着有六個工人參加了民兵。

增資的勝利，影響佃戶都參加農救會，一組一組的找傅華文要求減租，他假裝開明拖拉應付說：「咱自己曠我一定給點便宜，不過，退糧得過年再說。」小官莊佃戶接着來要求減租，他火了

說：「你種地是傅子安的，兒在中央幹差事，家裏不管。」小官莊的失敗，教育佃戶知道：不聯合起來齊動手，租子減不成。大小官莊自動去聯合變種，王家莊、柳樹屯、流河、泊子等七個種，一千五百多人和他講理，小官莊佃戶先起來說：「你說減租家裏不管，收租你怎麼管，你們還分家了嗎？你不用拿傅子安當中央大官吓唬我們，管坐什麼漢奸狗官也得減租。」質問的地主閉口無言，答應了減租條件，共減租地七百多畝，減租糧二萬四千多斤。外種又提出：「他當漢奸騎大馬坐汽車，今天不光要減租，還得和他算算賬。」小官莊佃戶進一步覺悟了，提出：「租的地不交租，得先算算賬，俺種的地都是叫他大利錢押去的。」傅華文答應和大家算賬。大官莊的羣衆乘勝又和二地主李喜全清算八十多年額外剝削，要出三十九畝地，這時，很多羣衆又自發的起來哭訴保長劉文盛的罪惡，孫氏說：「俺男人就是叫保長逼外的！」當場又要回保長押去的十來畝地。

村幹部上了特務當

講理會第二天，傅子安他爹和保長跑上即墨城。特務李延仁在家替他請村幹部喝酒，威脅少挖糧。又故意給農救會長村團長占卦說：「你們只有一寸生命，要活命，只有上即墨城，中央軍不幾天打倒牙山，往北跑是不行。」村幹部都被特務嚇熊了，但又不敢去。李延仁說：「我和傅子安是親戚，你帶三棵槍大槍去，我保險。」傅子安又派特務陸振川等來家拿槍威脅，農救會長村團長青救會長帶着三棵槍當晚跟着上即墨城。半道特務就把村幹部槍下下來並綁了起來，到城後殺了農救會長，扣起村團長，他們後悔了。副農救會長在家却造謠說：「村幹部都投即墨城了。」散佈恐慌情緒，羣衆

情緒一度混亂。

這時，區上來召集現有幹部積極份子打破不敢依靠羣衆的思想，進行時事前途教育，和村幹部一塊研究特務活動化樣，大家覺悟了，不光注意武裝特務，還得防備裝好人在家的特務，當時追出副農救會長造謠勾搭特務，送上了公安局。村幹部又在大會上揭露特務陰謀，是在不讓咱翻身，激起了羣衆仇恨心，把特務陸振川門封上了。

「甯肯和他捨死，也不能餓死。」

漢奸傅子安瓦解村幹部的陰謀破產了，他又施用了最毒辣的屠殺手段，派了三十多個武裝特務夜襲大官莊，民兵奮起自衛，抗擊兩點多鐘，打傷了一名特務，後來把手榴彈打光了，特務竄進矓來槍殺了自衛團員王乃章，他在臨死時，手裏還拿着一塊磚頭，準備反抗。特務臨走拉了兩頭牲口，搶了一些糧食去。還威脅說：「誰參加民兵，誰反惡霸殺誰。」

羣衆又有些驚慌，村幹部領導大家討論怎樣才有出路，大家一致意見：「要想翻身，只有打特務。」「打特務傅子安就是減租。」「只有拚個你死我活，才是咱的出路。」又檢討過去吃虧毛病是太麻木，不認識好歹人，研究今後加設暗崗，防備他冷不防摸進來，民兵有了信心，羣衆情緒又開始抬頭。

狠毒的特務傅子安，陰險至極，企圖消滅他自己矓所有的民兵，血洗大官莊，他又派了大股特務，來對付他自己的家本當，民兵隊長李正有領着民兵堅決保衛自己的家園，他一手榴彈把特務陸

振川打傷（拾回去死了），激戰很久，民兵隊長和隊員王圈終於爲了自己村的老少爺們，流盡最後的一滴血，還捉去了二十多名自衛團員，抬着特務搶的自己的糧食送給僱子安。

慘殺激起了羣衆的憤怒，區上來撫卹被難家屬，召開追悼大會，王圈的母親氣狠狠的說：「俺兒叫這些壞東西打死啦！現在家裏也沒有別人啦，我也豁上這塊老命，和他拚死了吧！」惹起全場怒吼道：「寧肯和他拚死，也不能餓死，要活命的起來幹了吧！」民兵下了決心給死者報仇，崗哨越發嚴了，聯絡一個聯絡，互相增援，幫助王家莊，小官莊打退了三四次特務的襲擊，王家莊還活捉了一名，他們興奮的說：「來個三十二十的特務，堅決活捉他。」特務再不敢到這個聯絡區來了，羣衆情緒穩定了，全聯絡區普遍進行了反惡霸減租的鬭爭，小官莊、雙疇算回叫傅子安押去土地二百三十一畝，其他還正在清算。大官莊羣衆組織發展到百分之四十六，新年裏羣衆愉快的扮演秧歌慰勞軍隊，他們表示永遠和八路軍一起，跟漢奸特務拚到底。

（膠東大眾報）



血淚的控訴

1945年再版 作5001—10000。

定價：500元

2004